

〔卷首语〕

情系沪江 心心相印

在一批又一批沪江校友的倾情呵护下，《沪江校友通讯》自1985年6月创刊以来，已逾百期。

2011年，沪江大学校友会郑重地将接力棒交给了上海理工大学校友会和校友工作联络处，为《沪江校友通讯》注入了新生力量。如今，一批年轻的上理人接手编纂发行工作，与沪江校友携手努力，使《沪江校友通讯》步入第28年、来到了第101期。

三年来，上理人不仅接办了《沪江校友通讯》，而且承办了一年一度的沪江校友迎新春团拜会、纪念刘湛恩校长系列活动、校庆活动，推荐沪江校友参评上海理工大学杰出校友，接待海外来访的沪江校友及其后代，深入研究沪江大学历史、组织采访沪江老校友、编纂沪江校友会简史，各地的沪江校友还积极参加上海理工大学校友分会的活动。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受沪江校友认同和赞许。刘校长刘湛恩倡导的沪江大家庭精神，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延续，不断谱写新的篇章。

2013年1月，常务副校长白苏娣专程看望沪江校友会会长张耀忠，致以新年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白苏娣还与沪江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郑维淑一起，专程到华东医院看望正在的住院治疗的杰出校友李储文、丁景唐、陈一鸣，向他们致以新年向问候和祝福，并向李储文颁发了上海理工大学杰出校友纪念奖牌；丁景唐也向学校赠送了新书《瞿秋白》、《安娥传》。由于自然的规律，一些德高望重的沪江老校友陆续离世，学校都派员作最后的送别。2013年5月，沪江校友会副会长徐莹寿不幸逝世，校友工作联络处处长潘淑平主持了徐莹寿告别仪式。可见，这位老校友及其亲属都已把学校当作了自己可归属的家。

三年来的实践证明，沪江校友和上理人不仅双手紧握，而且情系沪江，心心相印，早已融合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沪江大家庭精神得到了传承，深深地根植于大家的内心深处，成为面向未来，携手共进的宝贵精神财富。让我们再接再厉，和《沪江校友通讯》一起与时俱进。

上海理工大学校友工作联络处



《沪江大学校友通讯》

2013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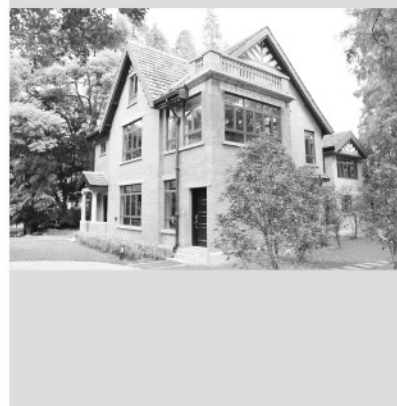
第101期

《沪江大学校友通讯》编委会
编委会副主任: 白苏娣
顾问: 张耀忠 郑维淑 喻超 夏祖德
主编: 潘淑平
副主编: 吴元骝 孟宝全
参编人员: 黄威 王尚

上海理工大学校友会主办
联系我们: 校友工作联络处
地址: 上海市军工路516号
格致堂107室
邮编: 200093
电话: (021)55272006
E-mail: alumni@usst.edu.cn
网址: http://alumni.usst.edu.cn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情系沪江 心心相印	
【母校简讯】	
学校举行2013年沪江校友迎新团拜活动	1
学校举行纪念	
刘湛恩校长殉难75周年系列活动	2
白苏娣专程探望	
沪江大学校友会会长张耀忠	4
白苏娣亲切探望李储文等杰出校友	5
我校选送的“中国梦·茉莉情”	
节目精彩献演央视五四晚会	6
《百年杨浦》图片展来我校巡展	8
沪江音乐文化节活动成功举办	9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来访我校	10
【记忆沪江】	
当我们年轻时	11
回忆沪江的两个组织	13
回忆沪江二三事	14
情怀沪江	14
屈辱永记 师恩难忘	16
往事回顾	17
我和陈福珍	18
我在沪江四年所受的教育	19
一张珍贵的照片	21
忆母校大家庭轶闻趣事	22
【报刊转载】	
刘光华的名气	24
“广东仔”在沪江大学	26
【校友活动】	
46届级讯	29
52届网讯	31
53届聚会	32
访93岁高龄学长浦文荣	33
沪江校友参加广州校友会成立大会	34



沪江校友通讯

广州校友会后继有人	35
商二院举行千岁宴会	36
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一些校友	37
一生劳苦为国晚 景艰辛堪忧	39
【生活天地】	
夸夸五〇届贴心的好班长包升仁	40
诗四首—郭培华	40
坚持锻炼 健身之道	42
九十述怀	43
【缅怀师友】	
沪江大学校友钟石川告别仪式近日举行	44
诗三首—钟石川	45
沪江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张耀祥逝世	47
深切悼念张耀祥级友	47
沪江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徐萱寿逝世	49
沉痛悼念徐萱寿学长	49
怀念我们的恩师唐宁康教授	50
忆恩师唐宁康教授	51
我所认识的周宏昌校友	52
痛悼宏昌校友	53
沉痛悼念张乾源学长	54
忘不了	55
锦心大姐	55
别了 再通老友	56
沉痛悼念汪克卿同学	57
沉痛悼念郑汉庭同学	58
悼念陈俊标同学	59
悼念好友高一萍	60
悼念孙惠康校友	60
飞弟永别了	61
缅怀表兄姚昆群	62
【追思】	
【鸣谢校友捐赠】	
【勘误】	
【征集启事】	

学校举行2013年沪江校友迎新团拜活动



胡寿根向虞浦帆颁发杰出校友纪念奖牌

1月27日，2013年沪江校友迎新团拜活动隆重举行，110余位沪江校友代表应邀参加。胡寿根校长到会向沪江校友致新年贺辞，并向沪江校友虞浦帆颁发“上海理工大学杰出校友”纪念奖牌。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白苏娣及校友工作联络处相关人员参加了团拜活动。

胡寿根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和全体师生向沪江老校友们致以新年的问候。他指出，沪江大学培养了众多优秀的沪江学子，这些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校友们为母校争得了荣誉，形成了我们这座大学独特的文化气质，体现了大学精神的高度和深度。上海理工大学“信义勤爱、思学志远”校训源于沪江校训“信义勤爱”，就是让我们要继承好沪江大家庭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把“信义勤



杰出校友戴立信院士讲话

爱”精神世代传承下去。胡寿根还表示，学校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校友会工作，为广大沪江校友提供优质的服务。

沪江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郑维淑感谢校领导在百忙之中参加团拜活动，感谢上海理工大学校友会为承办此次团拜活动和编辑出版《沪江校友通讯》百期特刊所做的辛勤工作。她说，虽然沪江校友已届耄耋之年，到会年龄最大的94岁，但这项团拜活动却坚持了几十年从未间断，每到此时，

沪江校友欢聚一堂，畅叙母校、同窗情谊。杰出校友、有机化学家戴立信院士也登台讲话，他与校友们共同回忆当年给他们谆谆教诲的恩师们，怀念在沪江读书、生活的日子，他表示随时听候母校的召唤，尽力为母校的人才培养和建设发展作出贡献。

学校举办纪念刘湛恩校长殉难75周年系列活动

2013年4月7日，是刘湛恩校长殉难75周年纪念日。为了宣传湛恩校长为抗日救国而英勇捐躯的爱国主义英雄事迹，以及他为沪江大学、乃至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校友工作联络处、档案馆和校团委联合举办纪念刘湛恩校长殉难75周年系

列活动。

上午10时，刘湛恩校长亲属、沪江校友及大学生代表百余人在龙华烈士陵园刘湛恩烈士墓碑前，举行了隆重的祭扫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刘湛恩亲属、沪江老校友及师生代表依次向湛恩墓碑敬献花篮。特地从美国赶来参加祭扫活动的刘湛恩孙女刘慧蘅在讲话中，感谢上海理工大学及广大沪江校友，每年都举办包括祭扫在内的诸多纪念刘湛恩校长的活动，也希望湛恩精神能够勉励广大的年轻一代。仪式上，大学生代表表示要学习前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品质，追随老校长的步伐，努力学习，锐意进取。仪式上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

祭扫活动结束后，刘湛恩亲属一行到校参观。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白苏娣在



白苏娣向刘湛恩亲属赠书

团拜会上，沪江校友们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一首首婉转动听的歌曲，仿佛将校友们带回到60多年前浪漫而珍贵的大学时代，校友工作联络处也以一首《雪绒花》给大家营造了温情怀旧的氛围。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一年一岁匆匆带走的是青春，一岁一年陈酿的是深情。团拜会在抒情的《友谊地久天长》音乐声中圆满结束，大家满怀期待，约定明年再见。



沪江校友们表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刘湛恩亲属参观刘湛恩遇难75周年纪念展

思晏堂亲切会见刘湛恩亲属，并赠送了《刘湛恩纪念集》、《刘湛恩文集》等沪江文化丛书。白苏娣指出，刘湛恩作为沪江大学的首任华人校长，为沪江大学的中国化以及平民化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如今上海理工大学亦将继承并发扬“信义勤爱、思学志远”精神，在各个领域争取更大的发展。校友工作联络处和档案馆负责人还陪同刘湛恩亲属参观了《刘湛恩事迹图片展》、刘湛恩故居、沪江文化园和校史馆。



刘湛恩亲属与白苏娣及相关接待人员合影

下午，一场题为《坚定理想信念·弘扬湛恩精神》的座谈会在档案馆会议室举行，观摩纪录片《节义凛然的教育家——刘湛恩》后，同学们畅所欲言，既表达了对刘湛恩老校长的崇敬与哀思，要以他为民办教育、为国谋生机的伟大精神为榜样，立志成为于社会、民族的有用之才。

刘湛恩烈士殉难75周年系列活动，弘扬与宣传了刘湛恩校长的爱国主义精神及教育思想，使湛恩校长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宝贵精神财富永存心底，薪火相传。



纪念刘湛恩遇难75周年祭扫活动宣誓仪式现场

白苏娣专程探望 沪江大学校友会会长张耀忠

1月31日，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白苏娣专程探望沪江大学校友会会长、杰出校友张耀忠，表达了新年问候和祝福。

张耀忠对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加沪江校友团拜活动表示遗憾，他关切地询问了学校及校友会近期的工作情况。在回顾沪江校友会的发展历程时依然感慨万千，对上海理工大学校友会接办沪江大学校友会各项工作表示感谢，对上海理工大学对沪

江文化的保护及沪江精神的传承予以高度赞赏。

白苏娣关切地询问张耀忠会长及夫人的身体状况，对张耀忠会长为沪江大学校友会所作的无私奉献表示敬佩，对他在团结凝聚海内外沪江校友和支持母校建设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白苏娣承诺，学校将不辜负各位沪江老校友的期望，一如既往的做好沪江文化保护及沪江校友的服务工作。

张耀忠，1946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化学系。曾任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副书记、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在维护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做好党合作、政治协商以及团结党外代表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作为上海沪江大学校友会创始人之一，二十多年来一直担任校友会的主要负责人。



白苏娣专程探望沪江大学校友会会长张耀忠

白苏娣亲切探望李储文等杰出校友

1月22日，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白苏娣，沪江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郑维淑、校友工作联络处处长潘淑平一行赴华东医院，亲切探望我校杰出校友李储文、丁景唐、陈一鸣。

白苏娣代表学校和校友总会向沪江老校友表达了新年问候和祝福，并向李储文颁发了“上海理工大学杰出校友”纪念奖牌。在得知学校领导要来医院探望校友的消息后，丁景唐早早地准备了他研究指导的两本新书《瞿秋白》、《安娥传》赠给学校湛恩纪念图书馆。

李储文如今是95岁高龄了，另两位沪江校友也已93岁，但依然思路敏捷，三位校友都曾经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亲切交谈中他们回忆的大学生活和同窗好友，仿佛都还是昨天的事情，历历在目，温情动人。校友们都已上了年纪，平日的联系往来、情感交流有



白苏娣向李储文颁发杰出校友纪念奖牌，并接受丁景唐的赠书

很多都寄托在了《沪江校友通讯》这本刊物上，当三位校友拿到刚刚印刷完成的校讯100期特刊时，对上海理工大学继续承办沪江校友会工作，传承发扬沪江信义勤爱精神给予高度赞扬。

李储文，1941年就读于沪江大学化学系。著名的外交家、社会活动家。历任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中国福利会副主席。1983年，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通过与香港宗教等各界人士的密切接触，促成了汪辜会谈及海峡两岸的交流，推动了香港回归进程。现任上海杉达学院董事长。

丁景唐，1942年就读沪江大学中文系，1948年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笔名洛黎阳、歌青春、丁英等。作家、诗人、出版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



白苏娣一行探望杰出校友李储文（前左）、丁景唐（前右）



5月4日晚，由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中央电视台承办的《五月的鲜花——我们的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校园文艺会演通过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面向全国观众进行了直播。我校选送的节目《中国梦·茉莉情》以独特的创意、精巧的构思、优雅的意境在现场收获了热烈的掌声，赢得场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在全国观众面前展示了我校学子风采。截止目前，本节目在由人

民网、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13全国高校“我的中国梦”网络评选》投票中排名第二。

由陈洁、王晓莹老师指导，张朝辉、马健君、袁豆豆、蔡方舟、李文洪、包圣楠、洪佳丽、黄永兆、徐慧君同学共同参演的节目《中国梦·茉莉情》，在全国高校选送的节目中经过层层角逐筛选，最终脱颖而出登上中央电视台的舞台，这是我校学生艺术素养

党，1992年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证书，1995年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参加抗日战争老作家纪念牌，2005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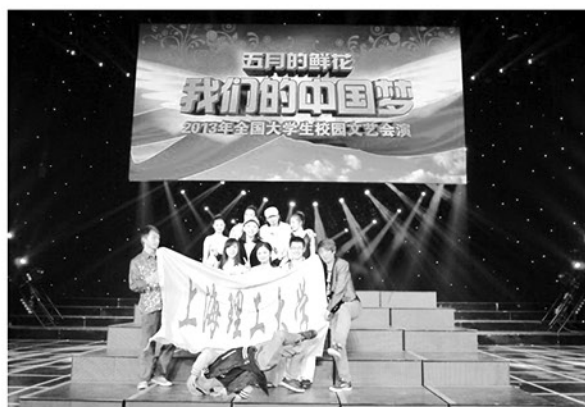
陈一鸣，1940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系。曾任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顾问。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上海地下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学生运动。曾将纪念美国南北战争时反对黑奴制的歌曲《约翰·布朗的身躯》主旋律重新填词，创作了《团结就是力量》在学生中广泛传唱。荣获上海市统战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老有所为精英奖、上海和全国党史工作先进个人、关心下一代工作上海和全国的先进个人。



白苏娣一行探望杰出校友陈一鸣



演出现场



我校参加《中国梦·茉莉情》全体演职人员

的体现，也是我校长久以来重视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作为此次表演的总编导，青年钢琴家、我校音乐系系主任陈洁为节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最初的创意编排、各环节沟通组织，到最终评选排练，无不亲力亲为，她的辛勤付出让这支团队更具凝聚力，充满活力。音乐系团队、团委舞蹈团指导教师在做好节目艺术指导工作之余，为参演学生做好在京的后勤保障。参演学生非常珍惜这次为学校争取荣誉的机会，克服环境苦、时间短、强度大的困难，以昂扬的精神面貌认真完成每次排练，多次获得了央视节目组表扬。

演出前夕，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白苏娣专程赴央视慰问参演师生。

《百年杨浦》图片展来我校巡展



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白苏娣讲话

市档案局（馆）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机关党委书记龚芳致辞



领导为档案捐赠代表颁发证书

同学们观看图片展

6月7日上午，学校在图文信息中心大楼校史馆大厅举行档案捐赠仪式暨《百年杨浦》图片校园巡展活动开幕式。上海市档案局（馆）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机关党委书记龚芳和档案局政策法规处、上海市教委办公室、杨浦区档案局的领导出席，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电力学院、第二军医大学、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和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等高校档案馆（室）的领导和同行也应邀出席，档案捐赠代表、学校专兼职档案工作者和理学院的学生代表参加揭幕式。上海市档案局（馆）领导和学校领导为捐赠档案展揭幕并为档案捐赠代表颁发了捐赠证书。校党委副

书记、常务副校长白苏娣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

学校档案馆结合今年“国际档案日”和“第七届上海市档案局日宣传月活动”的主题，征集了以“见证百年办学历史足迹、承载百年树人丰富内涵、凝聚百年师生奋斗精神、彰显百年大学文化底蕴”为主题的档案资料征集活动，得到了广大师生和校友的热烈响应，征集到一大批很有价值的历史档案。档案馆精选了部分捐赠档案进行展览，如：原沪江大学校友会捐赠的刘湛恩校长在20世纪20年代曾使用过的“雷明顿”牌英文打字机、原上海国立高机校长夏述虞先生的女儿夏乃华女士捐赠的“夏述虞回忆西

沪江音乐文化节活动成功举办



出席开幕式的嘉宾

4月11日下午，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国际文化园里上演了一场古典浪漫与现代交汇的音乐盛宴。副校长陈斌、国际交流处以及沪江国际文化园英国、德国、欧洲、美国和日本文化交流中心负责人出席音乐文化节开幕式。

本次音乐节最初构想由英国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Ian Gow教授提出，以英国中心为主协调方，沪江国际文化园各中心与中英国际学院会展专业学生共同策划和组织此次活动。音乐节活动以促进文化交流为目的，让音乐走进校园，结合了英国、德国、北欧、美国和日本五个国家的经典音乐文化背景，带领我们感受各国风情的音乐文化交流。



弦乐四重奏

音乐是不需翻译的语言。在英国文化交流中心，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曹心怡演唱了Hey Jude、Make you feel my love等脍炙人口的英文歌曲，略带沙哑又充满磁性的嗓音，使人不知不觉溶入音乐氛围中。随后我校的理工大室内乐团在德国文化交流中心奏起了古典的弦乐，众多学生和来宾在音乐声中细细品味，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以音乐交流为主题的下午茶时光使校园里充满了友爱和朝气。英国文化交流中心Katy Gow女士的英国音乐讲座，《英国乐队之中国音乐之旅》影片欣赏，欧洲文化交流中心的手风琴表演，美国文化交流中心的电子灵魂乐队表演和日本文化交流中心的白膜龙猫绘画、许愿墙、音乐家图片展等活动让我校师生充分感受到了异国文化的多彩。



副校长陈斌致辞

安事变手稿”、原国立高机杨荣照校友捐赠的1949年的学生证和校徽，以及上世纪80年代原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时期的教学用具等。

同时，杨浦区档案局精心制作的反映杨浦区百年工业、百年大学、百年市政的档案图片——《城市记忆·经典上海·百年杨浦——档案在您身边》上理工巡展开幕，并展示一周，也为我校庆祝“国际档案日”活动增添了光彩。



仪式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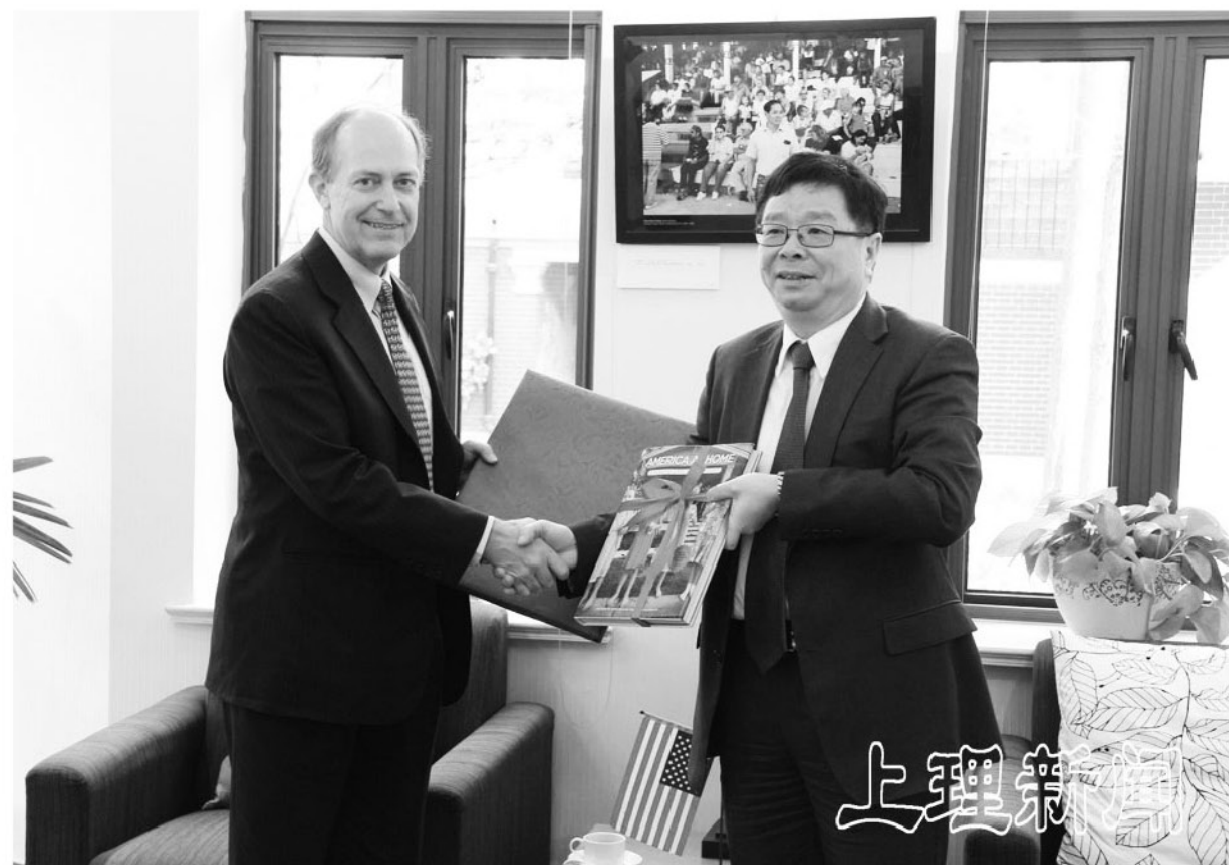
上理新闻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到访我校

4月10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葛瑞风(Robert Griffiths)先生到访我校。胡寿根校长会见了葛瑞风先生。葛瑞风一行参观了美国文化中心，并作了关于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讲座。

会谈中，胡寿根校长感谢葛瑞风先生为对我校国际合作教学的支持。葛瑞风也感谢上海理工大学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的努力。

随后的讲座，葛瑞风先生用中文从二战开始为大家列举了很多实例，证明中美合作源远流长，并指出中美在技术、国际交流及教育等方面均有合作关系。讲座结束前，与会学生提出了很多问题，如美国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看法、朝鲜问题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前景等。葛瑞风强调了中美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并指出美国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机会，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也为美国带来了经济效益。



互赠纪念品

上理新闻

当我们年轻时

——旋律勾起的一段回忆

48届 许五昌

每当学长们辛劳组织让我们这批耄耋老校友欢聚时，总不忘奏唱校歌，并多次重放《当我们年轻时》这首名曲。

音乐是精神的时间隧道，它能驱使你的意念重新返回到过去你曾听到过这同一旋律时的情景。随之而来的，不同的人会萌动不同的思绪：一丝甜意，几缕惆怅，十分酸楚，百种追思。

一次欢聚，我跟几位苍颜华发的同窗围桌而坐，场里又一次次地重放《当我们年轻时》的优美乐曲，我呆望着同桌的诸位，思绪神游到了六十六年之前。

1946年，我们从圆明园路真光大楼的沪江书院打回老家，返回到军工路沪江大学继续求学，被日寇蹂躏多年的校园一切都被糟蹋得不成样子，荒芜脏臭，令我们望之切齿。

新任校长凌宪扬先生不遗余力地整顿了一切，一年之后学校已显出秀美风采、书香气息来了。

我们沪江曾有一套不合理的“积点制”学制，它决定了每一个学员的升、留、转、退，以致毕业的人数往往是该班进校时人数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由此造成的是：夜不熄灯的厕所，在考试阶段，竟人满为患、通宵达旦。期中期末的混合大考场里总有人晕倒抬出，学校生活紧张呆板、严肃乏味。

1947年底，我们商学院四个系的48级级会作出决定，要大家彻底放松一下，好好地乐上一乐。

我们拟定圣诞之夜假庄丽的音乐馆大厅举行一次以假结婚为主题的盛大化妆舞会。事先，我们认真布置了礼堂。在舞台的前沿，用来宾（同学）送来的花篮镶边。上方，高高挂起由我左手写的蟹爬体“厚皮世界”四个大字。台的两边有一副拙作（上联忘却），下联是“放形骸四八同学大联欢”。会场四壁挂满一幅幅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红色金字缎幛，金红辉映，喜事气氛极浓，还挂出了《化妆舞会入场须知》。

大家决定由我扮成新郎，由男同学陈家鏐反串为新娘。结婚礼服十分考究，是请名牌戈登时装公司提供的。戈登时装公司在原静安寺路戈登路，是同班王景方家经营的。当然，脸部和发上的化妆更是下了大工夫的，以致这位美貌的男新娘会引出一桩令人难忘的趣事，那就是：当他端坐在台上，偶一伸臂，绷开了背部一排揷钮，正狼狈间，一位女同学见了，慌忙上台细细为他抚平礼服，认真扣上粒粒揷钮，因为她并不知道这位“新娘”是赝品。

来宾的化妆真可谓是别出心裁，例如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秀美的方佩珍和钟丽衡二人，扮成日本贵宾，和服木屐姗姗而来，上海市级优秀大学生卞簏年（女）借了一套军装便服，扮成俊男，潇洒莅临。其他有的化妆成印度阿三，有的是非洲黑人，有的欧美绅士，也有中国古代官宦闺秀，真是层出不穷、争奇斗艳。

在舞会中搞点化妆，确是一桩趣事，它使同学相见不相识，一旦认出、相抱笑不绝。

最出彩的化妆趣事是段宝隆同学（男，现美国名大学退休教授）反串的喜娘。他黝黑、较矮、两片发兜包在头部两边，一个发髻跳动后脑上面，涂红了两个高颧骨和一张大嘴巴，穿着斜襟大袄和大筒长裤，走起路来平伸双臂两手扣住袖口，一扭一扭，加之怪声怪气怪动作，真是丑态百出，逗笑千声。不仅如此，他还为化妆舞会添加一个新奇项目。

我们有幸请到我们的凌宪扬校长亲临参加。当婚礼进行到“见礼”这项时，在一对新人上拜天地之后，段喜娘随即高呼请长辈凌校长见礼！在校长刚搀起一对新人的同时，这位段喜娘托出红缎喜盘，又高呼请长辈赏点“见面钿”。面对这突然递上的盘

子，我们的校长一时难以为措了。片刻，他反作自我批评，喃喃说：“我抱歉，不该忘带礼品。”同时，脱下指上钻戒放进盘里，又说：“用它作为一份你们级会的活动经费吧。”这一突然袭击，慷慨反应，使全场为之既惊愕且尊敬，终生难忘。当然，钻戒我们是事还是后完璧归赵的。

婚礼仪式在“礼成”宣布后结束了，悦耳的音乐奏响了。乱点鸳鸯谱的化妆了的一对对，在欢声笑语里翩翩起舞。

期间，《当我们年轻时》的华尔兹旋律溶入了正当年青人的和谐、美好和欢乐，浸沉于我的脑海深处，岂知六十几年后的今天它又由旋律勾起，让当时的一切又浮现湧出。我除了有丝丝甜意之外，对流逝的岁月、仙逝的同窗、远离的好友……不尽追忆，无限惆怅。



回忆沪江的两个组织

50届 胡景钟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沪江的两个组织的影子，仍然留在我脑海中，忘不了。现在知道沪江有这两个组织的人，恐怕也不多了。

现在把这两个组织的简要情况写在下面作为史料，留给后人参考吧！

解放初，在沪江大学中，曾建立过两个组织，一个称为沪江大学革新会，另一个称为沪江大学团员团友会。下面分述之。

沪江大学革新会的建立，是在上海刚解放的1949年冬天。学校中一些对新中国的新形势、新事物接受较快的教职工同仁，对原来学校的旧思想、旧风气很感不满，要求改革过去的一些旧规章、制度，如评级制度、房屋分配制度等等。于是集合起来，成立革新会。革新会的成员有蔡尚恩、郑建国、黄文几、吴浩青、徐中玉、刘之谋、廉建中、李嗣範、赵修身等十多位教授、讲师和职员。当时革新会是得到沪江大学党支部的支持的，我是党支部委员，负责与革新会的主要成员蔡尚恩、黄文几、郑建国等教授进行沟通联系。革新会成立后进行过两项工作。第一项工作，是重新评定教师的级别。当时刚解放，在高校进行这样的工作，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上级教育部门对此事也表示默许。重新评定教师级别的工作比较顺利地进行。最后大多数教师对评定结果都比较满意。第二项工作是将外籍归国和解放时离校的教师的住宅重新分配给住宿困难的教师。分配的结果也使分得住房的教师感动并十分满意。革新会的成员除了参加这两项工作外，在当时政治学习，如学习《共同纲领》等文件时都起了积极带头作用，对党和

政府的号召都表示拥护，如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等三大运动，都积极支持。

1951年初，这个组织在学校开展“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不久，就停止活动了。由于当时学校新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后来又建立校党委和领导全校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的“学习委员会”，统帅全校教职工的学习思想工作，部署全校的各项改革和措施。革新会算是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虽然只存在过很短的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在推动沪江前进和改革，改善教职工生活等方面，还是起到过良好的作用的，在教职工中留下过美好的印象。

沪江大学团员团友会，这个组织，从名字来看，就有点怪异，它的确是“空前绝后”的。它是上海刚解放时，沪江大学的一些要求进步的教职工同仁，很想参加团的组织，以接受党和团的直接教育。（当时沪江地下党组织上尚未公开）当他们的年龄都已经超过入团的年龄，怎么办？于是沪江团组织就让他们以“团友”的名义参加团的组织生活，接受团的教育。于是就建立了“团员、团友会”这样一个特别的组织，当然这个“组织”存在的时间也很短。因为上海解放几个月后，教育部门就开展了建立工会工作，沪江大学的教育工会也随之建立起来，对教职工同仁进行新观念、新思想、新形势的教育，并调动他们积极投身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建设中去。正规组织的建立宣告“团员、团友会”再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虽然“团员、团友会”只存在几个月就自行解散，但它在沪江历史上却发挥过独特的作用。

回忆沪江二三事

52届 陈惠衡

1948年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后因家里人口众多，有些困难，无法继续升学，只得参与社会工作。1949年3月经司徒森先生介绍，考入了上海美商德士古炼油公司通讯部工作，直到1950年12月解散。后经上海浸信会怀恩教堂的帮助，申报上海浸信会学费补助，于1949年9月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系。

入校就读后，老师们利用晚间业余时间到校讲课，不仅丰富了教学知识，他们认真讲课的精神，使我永远不能忘记，为日后工作提供极大帮助。当时讲授的课程有中国革命史、民主主义理论、英文、会计、统计、审计、经济等。

在校期间，基督教徒刘妙忠为在校学生中的基督教徒组办真光团契。推选刘妙忠、刘奇音（女）和我为正副负责人。活动时间为每周六上课前一个半小时。活动内容：传

布福音、查阅圣经、音乐欣赏会。聘请了上海市浸信会怀恩堂戚庆才牧师、杨先生、杨师母、外籍传教士弗恩华（女）以及柯理培博士等讲解福音，歌唱圣诗。音乐欣赏会有舒伯特《圣母颂》、《小夜曲》，巴赫《圣母颂》，莫扎特《G大调弦乐小夜曲》，贝多芬《风光奏鸣曲》的唱片。与会者有近十五人，郑世察老师，鲍兰芳老师（女），林宝怀老师（女）等也参加。

从西宁退休后返回北京定居。与校友王克昌曾组织同班同学近十人，欢迎校友诸信恩回国探视。活动内容：座谈、男女声独唱、二重唱、合唱和钢琴独奏。并曾与王克昌两人在北京市基督教缸瓦市教会演唱《园中同行歌》，诸信恩校友钢琴伴奏，深受与会教友欢迎。虽然现在王克昌、诸信恩两位校友已经病逝，但美妙的歌声常在耳际回响，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情怀沪江

48届 史久铭

文革期间，组织上派我去参加外文清档工作。原先这些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外文档案早由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清查过，或许是因为他们对旧社会的情况不甚了解，也有可能当时的左倾思想作祟，被查出许多有历史问题的人，造成许多冤案。周总理知道情况后，指示上海有关方面组织一批旧知识分子重新审阅这批外文档案，以便重新审理案件，办公地点安排在复旦大学。

待有关政治和宗教界方面的案卷清理完毕后，办公地点迁移到圆明园路的一幢大厦，那里就是敌伪时期沪江大学避难租界的校址。我们的工作小组恰好安排在当初我在沪江时曾上过课的房间。难得的巧合，故地重游，感慨万端。

回忆当时我离开雷士德中学后，考进沪江大学工管系。在沪江读完大一后，同班有三位交往较密的同学，因沪江学费较贵，

而旧复旦的学费便宜得微不足道，他们都想转校，并动员我结伴一起去。经过转学考试，自大二开始我就在复旦上学了。复旦不设工商管理，能对口沪江所读的学分唯有经济系，这样我就改读经济专业了。其实对我来说真是无所谓，因为我个人的兴趣爱好是艺术类专业，只是我父亲不同意我去这类学校。

到了旧复旦后，发现有许多老师同时在沪江兼职，但复旦的教育体制比较宽松，每一门课都有两三位老师授教，学生可在学期开始注册时自由选择。这样同一班级的同学往往很少往来，同时学校对学生也谈不上严格管理。

到了耄耋之年，常常会沉浸在回忆之中，检讨自己一生的精力。大学毕业后，顺利加入设在上海的瑞士汽巴化学公司，担任营销员兼任洋经理对外联络的翻译工作。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外资企业的经营不太有利，所以在1954年就歇业了。当时经理要我一起参加处理公司的清理工作，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善后工作。在经理回国时，他要我在沪耐心等待，让他到瑞士总公司的远东部与香港分公司协调，待香港有适合我的工作岗位时再来聘我。

无所事事地在家闲着，我实在不习惯，所以我与友人合作做一些我感兴趣是美术和模型方面的工作。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正要拍摄电影《海魂》和《林则徐》，影片中的军舰和帆船战舰都要用特技方法拍摄，但上影特技设计部门从来没有设计过排水量在10吨左右，并可以放在天然湖里拍摄的模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



到消息后找我去帮忙，结果任务完成得很成功。在常州溇湖正式拍摄期间，我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并发腹膜炎。摄制组同事们连夜把我送到常州市最好的医院，在他们精心照顾下，动了两次手术才痊愈。回沪后电影局要我留下来成为上影特技部门的正式职工。

巧得很，当时汽巴香港分公司的洋经理来上海要我去香港任职。如果留在上影搞特技，我相信今后我一定有所作为，而重回汽巴，生活上当然可以过得富裕一些。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想到了沪江“信义勤爱”的校训，断然谢绝了汽巴。

在我担任电影特技美术设计期间，除了完成十多部影片的特技设计工作之外，我翻译、编写了许多国外有关资料，从而使上影的特技技术和设备有所提高，退休后还被厂技术办公室返聘三年。2011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记者到我家来采访录像，并在《电影人物》节目中播出。经过编辑的录像，虽说有些夸张，但还是能反映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如果我当初去香港，那我也不可能为电影特殊效果事业有所作为了，我忘不了沪江对我的教导。

屈辱永记 师恩难忘

45届 王毓骅

我在母校读书期间，未能在杨树浦过上校园的学生生活，解放后归国曾得母校聘任教席，但时间很短，不过，学生们在毕业几十年后对我仍关爱备至。至于我同届的同学都已年届耄耋，但相见犹情同手足。言及往事，难免忆及当年战争时代——屈辱永记，师恩难忘。

在阅读了《沪江校友通讯》封面封底的沪江原校舍建筑照片和说明后，我心潮澎湃，难抑情思种种，真是感谢上海理工大学的校友工作。

追忆幼年曾乘船从老家崇明至十六铺，船至杨树浦江对面时见一片红色建筑，母亲对我说，这是沪江大学，从此我就一直心向往之。

1941年夏我考入沪江，但几年就读，到毕业也没有能够入住这美丽的校园。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强占，我们只能在租界“孤岛”上课，教室主要在真光大厦二楼及三楼的一半，但我上的体育课在四川路青年会；生物实验在慈淑大楼；社会学在犹太会堂；大的集会在对门的教堂里，真是颠沛流离。

不久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也被日军侵占；美籍教师在被驱回美国前，只能在臂上套着屈辱的红色A字臂箍授课（当时英侨用B字红色臂箍）；楼下空地上有日侨经常练习刺枪劈刀，吼叫声声，扰我上课，刺耳刺心；日方又强迫开设日文课，只能由朱维之先生虚与委蛇，周旋应付；连学校的名称也不得不改为“沪江书院”。我的毕业文凭用的就是沪江书院校名。

在乌云压顶腥风血雨中，教职员工的经济生活每况日下，但仍坚持办学，薪火相传。学生亦刻苦求学，弦歌不辍。沪江母校课程设置周全，学术空气自由，使我能够跨系科选修，积累了不少学分。我选过张春江先生的社会学，郑章成先生的生物学，张耀翔先生的几门心理学课程，还有一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的先生讲授的生理学和公共卫生，至于余日宣先生和蔡尚思先生的课更是门门都选，记得余日宣先生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弄到了刚通过的《联合国宪章》的英文本，就让我们传抄，并予以讲解。这种跨学科的广泛研习和涉猎，使我眼界大开，心胸舒展，对我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极有裨益。

尤其是诸位恩师的人格魅力给我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深受熏陶，这是一份无法估价的精神财富。沪江是教会学校，虽无宗教课程和宗教活动（有团契若干，但环境恶劣，不易开展工作）但基督教教义中的爱和奉献精神使人心灵圣洁。母校“信义勤爱”的校训鞭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一直指引着我们，一辈子遵循不怠。

往事回顾

52届 洪明西

1952年秋，从母校毕业后，九月份到东北沈阳工作，同年11月因大区撤消，整个单位迁到北京，直到1958年初因中央国家机关精简合并，才调离北京。我在北京工作生活了五年多，初到北京时一切都感到很陌生，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城并不是很大，但整个城区四周都被历史遗留下的厚实高耸的城墙环抱着，四周城墙都留有众多城门，供人畜通行。城门上都建有雄伟壮观的城楼，北京的建筑高楼很少，最高的可能是东长安街的旧北京饭店，不过也只有六、七层高。北京是五朝古都，遗留下许多宏伟辉煌的建筑，宫殿园囿、古刹宫庙、皇陵古墓、名山胜地以及近代的史迹，显得格外的古色古香。

初到北京时同校的同学较多，有同一单位的黄学馨、马建忠、赵坚（51年秋转复旦大学就读）以及孙亦冲、吕源植、罗寅善、叶百毅、周正辉、金玉芬、刘露、黄文超、胡赛眉等同学，在北京时多曾晤面。当时单位安排的工作学习时间较多，除每次工作八小时外，午间还有一小时的学习。每周有三个晚上安排一个半小时的学习或开会时间。每天回到宿舍正是晚间九点多钟，所以可由自己支配的时间不多，只有周日才能与同寝室的赵坚或黄学馨同学畅游北京各名胜古迹。由于北海公园离住处较近，几乎一、二个星期要去一次，所以对北海公园的景致比较熟悉。

如今，50年代在北京工作的同校同学已先后离开北京，只留有赵坚同学一人，我每次到北京都到他住处拜访、相聚甚欢。我自1958年初离开北京后，因出差或旅游曾先后10次回到北京，每次都感到北京有着显著变化，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更是旧貌换新颜。如今我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依恋，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次昂然站立在宏伟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下，重温旧梦。但我现在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诚人生一大憾事。



我和陈福珍

49届 陈大桢

1945年秋，我们在华联中学毕业后考入沪江大学，当时上课在圆明园路真光大楼。我俩并肩上课，连学号也是连号（我在前面）。翌年，迁入军工路的原校校舍，除周日外生活均在学校里，这所美丽的学堂深深地吸引了我们。灌木绿茵，红楼洋房，黄浦江边假山幽径，还有一条数百米长的小路叫 Lover Lane，每当茶余饭后或黄昏时分，对对情侣漫步其间，如入仙境，令人羡慕。

我们班级也有其人，如孙庆元与王光明，何龙年与沈锡恩，这两对后来终成眷属，生活美满幸福，孙王一对目前住长宁区，而何沈一对在美国旧金山居住。

那时和陈福珍也偶尔一起去散步江边，隔岸遥望复兴岛，碧水蓝天，树木成行，景象使人终生难忘，更庆幸的是，在这美丽的校园内我们一起加入了地下党组织。记得1946年6月我们参加了全市人民反内战大游行。在校园内我们听了不少闻人名士的报告，如陶行知、郭沫若等人，记得我还写了一篇专题报告《苏联纪行》在报纸上发表，讲述了郭在苏联考察时的情况。

由于时局动荡，她决定投笔从戎，毅然北上，参加了新四军。我仍留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这是1948年秋的事情，但很快1949年5月上海就解放了。

解放后我在上海市军管会工商处工作，她也回到了上海，两人不期而遇，于是年深秋一起去市委党校听课，住宿在法华路正始中学内，又成了同窗同校，算是第三次吧。

有时晚间两人散步在狭狭的法华路上，又一起走上宽阔的淮海西路，谈局势，谈经



我和陈福珍，摄于1950年

济。当时上海形势严峻，米价飞涨，市场斗争激烈，我们为彼此的工作和前途鼓励、打气。党校结业后她送我倩照一张。以后她在市财委工作，我被调至市委办公室。1956年又调职北京化工部基建司新厂筹备处，曾随苏联专家去西宁北川考察，筹建西北有机合成厂。后来该项目下马，调回试剂厂，一心想全身心搞好生产，振兴我国试剂工业。可是运动不断，前途坎坷，搞好生产何其容易。直至改革开放，生产才蒸蒸日上，可是我却有廉颇老矣之感。

日月逝矣，目前我们已享受离休二十余载，今年我们均89高龄，生活幸福安康。

感谢沪江校友会和《沪将校友通讯》维系了校友间的感情。记得2005年在淮海路社科院大礼堂召开校友会那一次适逢我俩80岁，大会上为我俩祝寿、载花、送礼、拍照，相关报道可见96期通讯。

特别要感谢上海理工大学继续出版通讯，为沪江百年校庆返校盛大活动，花了不少精力、物力，更时时提醒我们对母校的情怀，加强了校友间的联络。

我和陈福珍约好到90岁时双双回校参观并祝寿，但她问我解放时送我的照片尚在否，由于“变迁”，她过去的照片都没有了，连自己过去的容貌也记忆不清。可我却保存完好，复印一张已寄去，我也寻出了当时自己的照片，两人放在一起（见附照片）俊男倩女，他们为革命贡献一生，也值得安慰也。

我在沪江四年所受的教育

48届 应亦群

我是1944年秋进沪江进修工商管理系。沪江商学院在上海有一定知名度，特别是工管系，说是培育企业管理人员的摇篮，读的学生也较多。进校后，我最大的体会与感受是沪江教课与实际结合得比较好，不是理论与实际脱节，不会单教课不安排实际操作实习。例如在大一年级，设置初等会计五个学分，除正常教课外，每周安排半天做习题，作为会计实习课，而且要求极其严格，写字有一定规范，写错不能用橡皮擦，卷子要保持清洁整齐，否则很难取得高

分。

大二又安排高等会计课，由商学院院长郑世察老师亲自授课，他讲课偏重启发式，主要让同学自己深入理解。讲课有一个习惯，“翻过去”、“翻过去”，我们用的是一本KESTER外文高等会计课本，两学期下来，就这样翻完了。他考试出题，同学们捉摸不定，热门题冷门题都有。大家上高等会计课聚精会神，不敢放松，一般能取得三分四分过关已是很不错的了。

大二的工商组织管理课，初由殷明禄老师授课。

殷老师学识渊博，教课经验丰富，是一位好老师。很可惜，因学校迁回军工路，他无法随去。他当时在市区太平洋保险公司任职高职。

从大三开始，各系有自己的必修课。工管系的必修课，基本上由美籍教师Beneth与魏光辉老师二位老师包了。Beneth老师教商品学、人事管理、采购学与销售学等。魏老师教市场学与运输学等。他们讲课深入浅出，对学生帮助很大。如Beneth老师在教授采购学时，反反复复强调，采购工作对一个工厂或一个企业的

重要性，采购工作好与坏直接影响一个工厂或一个企业经营的成功与失败。他在教销售学时要我们重视产品销售的定价，如何吸引来消费者，诱导消费者产生兴趣购买这种商品。这是一个企业经营的重要课题，产品定价的知识面广，不能等闲视之。

魏光辉老师在我们大四的时候，开了一门银行实践课。每遇上这门课时，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去上海一些大型私立银行参观学习。如上海的新华银行、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都去过了。了解银行的组织、经营、债权、债务以及存放款业务的处理，通过类似这样的观察学习，使我们对银行工作有了初步的认识，收获不少。

1946年秋，学校请来了两位富有经验的老师，一位是陈德恒老师，他原是厦门大学商学院院长。另一位是金召生老师。陈德恒老师开了两门课，一门是初学会计，另一门是成本会计。初学会计我在大一时已进修

了，成本会计与工管系必修课冲突，无法去选修学习，所幸两位老师开的九门课均被我选上了。我在大三时，选修了他教的会计制度课，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我深深体会到各行各业均有适合它经营的一套会计制度，作为一个会计工作者要建立符合该企业经营的会计制度。我在大四时，又进修了他开的审计学，这是一门实用的会计学课，内容丰富，对我以后在工作岗位上帮助很大。任何单据一经我手，这张单据有无问题，我一目了然。

在大四的时候，我选修了凌宪扬校长开的航空运输课。凌校长在民用航空企业工作过，他对飞机的结构、性能以及民用航空企业各部门的组织工作、规则、制度、要求等均十分熟悉，教课实用性强，既有理论又有实际，使我受益匪浅。

学校规定毕业的同学，需写一篇毕业论文，确定选题后，要经商学院院长郑世察老师审定。我的选题是有关银行工作方面的，他特批由郑辉老师指导，我紧接着

去找郑辉老师洽谈论文指导一事。

我们是在1948年6月中旬参加毕业考试，7月5日举行毕业典礼取得学士学位。

以上是我在沪江四年所受的文化教育，我认为沪江对我四年来最大的教育不是书本而是精神教育。沪江“信义勤爱”校训四年来深深扎根在我心田，时刻鞭策着前进，教育我如何做人，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政治上工作上不犯错误，光明磊落。我是沪江人，誓言绝不在母校脸上抹黑。

我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经历风风雨雨，可以说是一生坎坷。但我遇困难时，不倒下，能顶住，坚信乌云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坚强地站起来，一生勤学，努力工作，在大风大浪中能把好舵，任凭风浪起，不动摇。现我已86岁高龄，享受国家给我很高的政治荣誉与待遇，饮水思源，是沪江对我的培育，我深受母校给我的雨露恩泽，无法忘怀。



一张珍贵的照片

52届 孙亦冲 张师正

在《沪江校友通讯》第100期特刊的封底的内页，刊出了一张照片，那是52届国际贸易系香港校友叶百毅在上海参加母校建校100周年庆祝活动时宴请本班级来沪商学院校友聚会时拍摄的。照片上共18人，地点在上海南京西路近石门路的某餐厅（现已拆迁）。参加的校友们来自美国、澳大利亚、香港、上海。到目前为止，其中已有两人去世，大部分校友因年老体衰，极少外出活动。现将照片中各校友的名字写照如下，作为永久的纪念。



前排自左至右：倪嘉宁（孙亦冲的夫人），上海；刘露，美国；张守谦，上海；
叶百毅，香港；郑淡如，上海；郭婉屏，美国；金玉芬，上海；
边大姐（叶百毅的夫人），香港；孙亦冲，上海。
后排自左至右：夏谷雷，美国；孙企鹏，美国；周正辉，上海；
查天麟，上海，已故；黄学馨，澳大利亚；张师正，上海；
千金生，上海；陶世桐，广州，已故；邹思奇，上海。

忆母校大家庭轶闻趣事

49届 黄承武

大一（1945.10~1946.6）

Mr. Arnodoff听不懂学生别开生面的英语夹沪语回答——1945年10月，在市区圆明园路真光大楼上上课。某日，英语老师Mr. Arnodoff让我班毛鸿翘解答一名词。他起立后，显得为难，一时语塞，突然急中生智，用英语夹沪语回答：“A sword without 壳子”。引起许多同学大笑。外籍老师瞪着双眼，不知所云。

成立星火化工社，自制雪花膏——当时，我班76个同学。班长孙庆元热心能干，组织近半数同学在班里成立“星火化工社”；打算通过实践，提高化学知识。

11月的某周日下午，十几个同学到陕南邨宋九能家。由大三同学肖安民指导，把稀氨水在搅拌下徐徐加入烧杯内隔水融化的硬脂酸中，生成硬酯酸铵和甘油，添加香精，制成雪花膏。装入各自从家中收集的空瓶内。请女同学向认识的各系熟人推销这种没有生产许可证、商标及有效期的“三无”产品，

真是为难了她们。这一敢想敢干又令人好笑的活动持续了一学期。

一位身着便装，面带笑容的中年老师到思伊堂看望同学——1946年4月中旬，母校迁回杨树浦校园。我和鲍忠祈、郑廷波、薛纪芳、俞辉、顾志芳、凌罗庆和王德琦共八人住E-107室（西南角房）。当天下午，大家在收拾房间时，一位穿便装，面带笑容的中年老师到我室看望同学，他见我们都带了蚊帐，点头表示放心。事后，才知道这位老师是凌宪杨校长。

大二（1946.9~1947.6）

大四同学给我们讲定量分析实验心得——大二时，每周的五个下午都在科学馆做实验（物理、定性或定量及有机化学）。晚饭后，每人必须在宿舍完成当天的英文实验报告。还要挤时间复习其他课程。孙庆元请大四吴翼千、肖安民和刘谦泰三位抽空给我们讲定量分析实验心得，帮助很大。至今，

我还记得当时讲的有关淋洗滴定管及长颈漏斗过滤沉淀物的操作要点。

吴振坤老师精心安排了仪器安装及操作难度较大、且令人感兴趣的有机化学实验——诸如，乙醚、硝基苯、酚醛树脂、四溴荧光素、甲基橙、紧牢绿（染料）的合成，以及从蛋黄提取的卵磷脂等。吴老师鉴于不少有机化合物具挥发性、易燃性和毒性，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她总是等同学走后，才离开实验室。有一天，黄惟申不慎把溴素溅到左手，剧痛难忍。吴老师立刻让丁明秀停止试验，送她去医务室治疗。

大三（1947.9~1948.6）

蔡尚思老师去市区，忘了带车钱——1947年10月，某周六下午，我回市区，刚出校门，遇见丁明秀，就同行。我们在8路电车站见到穿长衫的蔡尚思老师。他说：“我匆忙出门，忘带车钱。”我取出一张金圆券借他使用。下周一上午，我从

信箱内收到蔡老师的便条，写了明秀和我的名字，附还借款并致谢。记得大二时，一百多同学在科学馆阶梯教室听《中国通史》，我们的座位是固定的，但蔡老师从不点名。不知他如何记住我们的名字的？

Miss Bigham引导我到沪东公社给工人子女扫盲——大三时，实验较少。我每周抽出两个下午的课余时间参加社会系讲师Miss Bigham指导的沪东公社工人子女扫盲班“勤工自助”。Miss Bigham比我年长几岁，她热爱工作，坦率热情，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那天下午，她带我由军工路走到杨树浦，乘8路电车到沪东公社，介绍我当贫民苦工人子女的扫盲教师。这些孩子约5~8岁，衣服破旧，有的还流鼻涕。Miss Bigham喜欢小孩，把教会编印的识字课本亲自发给近20个孩子。

大四(1948.9-1949.5)

林琰老师根据专用仪器情况，为我班大四（近40个同学）布置了《工业分析》的分组、分批实验——因工业分析领域广，涉及煤、工业用水、气体和石灰石等。这些都需要

专用仪器（如气体分析器、标准筛、二氧化碳测定器）和不少标准溶液。她十分敬业，总是亲切地讲解专用仪器的性能、操作，以及注意事项。当年在林老师的指导下所做黄浦江水质分析方法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令人十分惋惜的是，林琰老师英年早逝。我永远记得林老师在实验时的音容笑貌。

造纸实习——大四寒假期间，班长冯秉中约张致远、段庆安、曹升焘、熊忠祈、宋九能、丁明秀和我共8人，到陈彭年老师任厂长的“江南造纸厂”（生产钞票用纸）实习两周（中午由厂里提供午餐），加深了对造纸工业的认识。我们写了《造纸实习报告》，陈老师逐一过目后，给以评分作为鼓励。



在家中客厅，黄承武：一只12岁巴西母龟和两只仓鼠兄弟，是我的宠物，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刘光华的名气

邓伟志

原载《文汇报》2013年5月6日

刘光华早在他出生前就出了名。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曾有所光华大学。1925年“五卅”运动时，圣约翰大学的美籍校长因学生参加抗议活动，而撕毁了中国国旗。一批中国教授毅然退出圣约翰大学，并酝酿另办一所大学。大学取什么校名？几位创办人知道他们中间的刘湛恩准备为他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光华”，有借用《尚书大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之意，大家一致认为“光华”二字甚好，教授们另起炉灶的目的就是为了光华，于是便决定把校名也定为“光华”。我们虽不能认为光华大学是因刘光华而得名，但是受刘光华这个名字的启发而来，则是事实。

很多人都知道沪江大学首任中国校长刘湛恩，1938年因严词拒绝汉奸要他出任教育部长的邀请，而被汉奸枪杀在今天的南京路梅龙镇附近。当时，只有十二三岁的刘光华居然敢于追赶杀人犯，还打了杀人犯一记耳光，成为名震中外的“小英雄”。

这两个故事也许太老，刘光华的出名还在于他背过20年的“罪名”。了解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人都知道，《文汇报》在“反右”时出过名，被诬为“重灾区”，受到过严厉批评。其中有一条，就是《文汇报》报道了北大的风波。这报道是谁写的？就是《文汇报》驻京记者刘光华写的。他因此被打成“右派”，且为“极右”，在当时是要被“斗倒批臭”的。事实上，越斗刘光华的名气越大；越批他的名气越香。1958年他被遣送到劳改农场，两年后又下放到北大荒，接受农民的监督劳动。他的母亲，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刘王立明也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关进上海监狱（有本书上讲是北京秦城监狱，系想当然，与事实不符）。

古代称贤人和才人为“一时之选”。刘光华大概就是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一时之选。

1978年底，我与刘光华先后进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当编辑。他初

来时，不与我们来往。我们出于对他遭遇的同情，很想给他点安慰，可是他不跟我们啰嗦。他简直就像一个只会笑，不会说话的聋哑人。对于这一点，我们能理解。他的右派问题当时还处于即将“改正”而尚未改正的过程中。人在政治上倒霉的时候，不宜与别人接触，跟谁接触就会连累谁，历史上的教训就是如此。

1979年春，他和母亲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改正。他这个“哑巴”方才开口。1979年底或1980年，领导上派刘光华、施伟达和我一起到北京出差，住翠明庄招待所。我与伟达出门办公事都是做的公共汽车。他不是，他走亲访友，天天都有专车接送，让我们好奇奇怪。那时候，我压根就不知道中国有“私人汽车”这回事，只晓得坐车的不开车，开车的不坐车。来接送他的人相貌堂堂，谈吐不凡，年龄与他相当，都是自己开车。此人是谁？面孔很像哪位名人？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夜里睡觉的时候向他打听：那是何许人也？

老刘说那时他燕大的同学，同吃、同住、同甘共苦。那也不至于如此亲密吧？在我们一再追问下，他第一次公开了他的故事：这同学姓梅，是中国一号表演艺术家的长子，是他的恩人（刘讲了恩人的姓名，只因我在行文时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暂时隐去其真名）。他在北大荒劳动时，曾去哈尔滨医院，结果偷偷溜到北京，在这位老同学家住了十来天，吃了饱饭，过了自由人的日子。老刘反讥我们俩说：“我们这种关系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

好人有人追，在翠明庄时，有位举止大方的美丽女性常来看望老刘。老刘不在，我与小施都接待过她，我们趁老刘不在谈得很投机，再问他那女的是谁。他不仅不肯讲，还反诬：“你们还把我当成右派来审问……”可是，他磨蹭了一会，还是说了。我一听名字立即从地铺上爬起来（因为翠明庄床位不够，三人住一间两人房，我睡地铺）坐着说：“尽管你们旗鼓相当，但是我反对你们结为夫妇。你们一成亲，你就成了元帅的妻侄女婿。我们就见不到你了。”老刘说：“你反对，我也反对，我都五十多岁了，还没结过婚，我只想

找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对我了解，能力强，性格也强，只能做朋友，不能当妻子。”

最后，老刘讲：“我这两大秘密，都给你们讲了，千万不要传出去。”我说：“今天是翠明庄三结义……”

三十年过去，后来与他结为秦晋之好的贤妻良母型的妻子已经与他相濡以沫三十年了，我方才敢于部分揭秘。

从北京回上海以后，刘光华背着我跟人说：“邓伟志不吸烟、不喝酒，连茶也不吃，活像个清教徒，得叫他有个嗜好。”我们同事中有位孝哥的女，她虽不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比我们富得多。她自费买雀巢咖啡，专用来招待她担任责编的地理卷的大专家。刘光华就拉我去揩油郑大姐的咖啡。几次下来，有了瘾头。总不能老是揩油，可又不能倾一个月的工资买一瓶雀巢，便请同事中以助人为乐著称的小姑娘曹萍代我们到咖啡店里买二角五分一斤的咖啡渣，熬二道咖啡品尝。二道咖啡比一道好，浓淡自如，刺激量不大，正和胃口。久而久之，我们在二道咖啡中熬出了一流友谊。

何谓“一流友谊”？

那就是不仅互相支撑而且互相批评。施伟达曾在好多人面前说过一句话：“大百科谁都敢欺负刘光华，刘光华敢欺负邓伟志。”这话无疑是戏言，是艺术夸张。老刘待人诚实厚道，大百科的男女老少个个尊重老刘，少不了也会“吃吃他”，根本算不上“欺负”。至于说刘光华欺负我那更是言过其实。老刘翻译过一本《新社会学辞典》，我只参与了一部分工作。出版时，他为提携小弟，一定要写上二人合译。

不过，如果把“批评”理解为打引号的“欺负”，那施伟达的说法就有道理了。老刘对我的批评堆起来可以成山。这“山”大体有两类，一类叫“硬批评”，一类叫“软批评”，或者说，一类叫“真批评”，一类叫“假批评”，却是在大庭广众面前，特别是在友人们跟前。几乎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会出来反对。早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的纪念册上，同学对刘光华的评语就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几十年后，他依然才思敏捷，妙语连珠，大珠小珠时不时地落在我头上，也就难怪了。



“广东仔”在沪江大学

原载于《羊城晚报》2013年2月23日 B9版 略有删改

在近代中国，广东与上海最早接受西方影响，两地的工业、商业以及教育等交流密切。民国初立，上海的几间大学吸引广东乃至各地的学子前往求学，如1905年创立的复旦大学、1906年建立的沪江大学等，后者是今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这里说的是民国年间广东学子离乡别并在上海就读沪江大学的故事。

同乡同学 同声同气

沪江大学原名上海浸会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最初的校长为美国人柏高德。由于清末民初，地方学校也无教授国语（人们叫它做官话）的要求，因此人们都以各自的方言与外地人交流，所谓“鸡同鸭讲”，广东人叫外地来的做“外江佬”，而广东人到了外省，被人称

作“广东仔”。粤人到外地读书，或者也可以叫留学，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举步维艰，当时到沪江大学读书的还有就读该校初中、高中的，年纪小，身材矮，势单力薄，他们靠什么慢慢适应生活呢？只有靠老乡的帮忙，于是学校里自发成立了同乡会、同学会。同乡会或同学会，大多都由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学生组成，彼此语

言一样，同声同气。同学会有以地域为组织的，如两广同学会、潮州同学会；又有来自一所学校的，如培正同学会、岭南大学同学会等；也有以语言为分类的，如客属同学会，即不管你来自哪个省，只要你讲的是客家话便可加入。沪江大学有一男生，其祖籍是宁波，但家在广东，于是宁波同学会说他是其会员，广东同学会也拉

他去加入。

在沪江大学，最早成立的是两广同学会，时间是1917年，初名沪江大学两广同乡会，起初只有7个成员，均为男生。潮州同学会也在1917年成立。1942年客属同乡会成立，当时有46人。1927年岭南大学同学会成立，由原来就读于岭南大学或该校附中的学生组成，会员7人。1928年，培正校友会成立，他们是40多个来自广州培正中学的校友，据说培正学生第一个考入沪江大学的人名叫张亦然，他们自称为“红蓝儿女”（培正中学的校徽有红、蓝二色），这些来自广州培正中学的校友不时会群相结聚，畅谈东山

风光，互询母校近况。

1921年，两广同乡会改名两广同学会，次年始有女同学加入，两广青年来沪江大学读书的愈来愈多，1928年，两广学生几占沪江大学学生总数的一半。1929年，两广同学会的一张合影这样说明：“若使人人都懂得方言，那无所谓‘外江仔’、‘广东仔’的区别。就是因为太隔阂了，要说话的时候，非同乡简直无从达意，这真是一件苦事。要知道我们并没有省、县的界限，更没有歧视的心理，我们是秉承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遗训的！这一个会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其目的在求联络感情，交换智识；

其次为着多数同学都是睽离家乡、初履新土的，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会，来帮忙一切。”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校务停顿，两广同学会也停止了活动。1934年又重整旗鼓，会员增至100多人。

西装领味 珍重女生

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大学无论教育亦或生活方式都颇为西化，这就需要来这里上学的人尽快跟上形势。在沪江大学男生大都穿着西装，女生喜欢穿高跟皮鞋、绒衫大衣、金镜珠带、低领短袖等，远看俨然一西方女子。不少初到的广东仔不习



惯，穿西装时有将领扣当作袖扣用的，有不懂得打领带需要别人帮忙的，甚至有的在大学毕业带四方帽仍穿唐装内衣。有些人初来上海没有西装，等到参加活动时才问同学借，不过到了大学三、四年级，大部分广东仔已是西装领味，十分斯文。沪江大学地处东北郊，远离市区，每逢周六，汽车公司生意最好，学生们个个穿着西装，坐汽车入市区看电影、吃大餐。学校每天早晨有早礼拜，由牧师讲道理，信教者认真听讲，不信上帝的同学却东躲西藏，有躲在床底下的，有匿在饭厅的，有逃到厕所的，不幸被校监抓住赶往教堂。这些学生在教堂无聊至极，便在教堂的书籍上写“甜面包、淡面包、长面包，方面包”等古怪文字。饭厅是同学们聚集之地，不时有人在吃饭时发表报告，报告有用英文的，有用国语的，如果用方言报告的话，则要请翻译，不仅是报告，即便是添菜加饭，有时也要请翻译，否则会误以白菜为菠菜。

1918年，沪江大学理事会有方案提出：“应允几位女生进校学习，所以宜实行男女同学。”次年理事会通过5项计划，其中一项是“学校将完全实行男女同学”。

1920年沪江大学首次招收4名女生，开在华基督教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以后每年大概有8名女生入校求学，1923年，全校有40多位女生，雪花膏、花露水、香发油等为其常用之物。此时学校并无女生宿舍，于是美国加州的特里特夫妇捐款建筑女生宿舍，1923年落成，楼高5层，有人将它描述为：“建筑精美，华丽堂皇，幽雅怡人，背球场而面黄浦江，红照挂林，白练横江，每值星期六晚上，夜光灯影，歌声悠扬，裙履联翩，笑语杂闻，沪大男女学生之社交生活，咸以是为集中焉。”当时按照西方的习惯，沪江大学校风是尊敬女士、男女合作。男女学生熟悉西方意识及男女交际礼节，如男生见到女生必须脱帽行礼，而女生亦须报以微笑。有些脸皮薄的女生，见男生俯首疾走，转眼他顾，假装看不见。有谨守礼节的男女生遇见女生则在二丈之外就脱帽行礼。男女学生若要交谈，经女监学准许，可以到女生会客室与女生谈话。邮局是两广学生与外界唯一联络通气的地方，广东学子不时会到邮局看看有没有自己盼望已久的来自家里父母兄弟姐妹的信札。校内男生致信女生，有时也会通过邮寄，因为如果

直接交递的话必须经过女监学拆阅，十分不便，而通过邮局的信就可以不拆了。

出门在外，广东学子梦系故乡，思念亲人，有诗歌云：“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沪江年刊》1924年第25卷）到了毕业的时候，他们又会表示对母校的爱戴，1924年毕业的林绍昌（梅县人）有《和母亲话别》一诗：“沪江大学，我的母亲！你抚我育我：过了一年、二年、三年、四年，而今要话别江滨！你的图书供了我无上的补品，你的园林给了我许多的诗料，有时依着你的怀，听浦江雄壮的潮声，有时登了高楼，玩银河星月的照耀；任我嬉游；任我飘渺，母亲啊！你无须刻刻关心，是不是因为了解‘择邻而居’的妙道？我心依然念你，我需要分立家庭；‘每逢佳节’行将格外思亲；人生聚散如云，安知不重来歇浦，省你清晨？立身之道是我应有的精神，中外大同。”（《沪江年刊》1924年9卷）

46届级讯

李南豪

本期级讯情况，我要向沪江校友们报告一个噩耗：我们46届的优秀校友，金融学者徐武定教授（前金融学院金融系主任）不幸在2013年2月9日，即农历壬辰年最后一天除夕之期与世长辞了。他在2010年4月18日因哮喘病复发，住入仁济医院七楼高干高知病房老年科治疗。以前十余年来时发时治，常是每年四进四出习以为常，这次进院竟出不来了。哮喘虽然用激素止住了，但却百病丛生，心脑血管及其他疾病纷至沓来。他原是个高大帅的文雅学者，除了背有些躬之外，外表并没有变形，心态也很平和，我每次去探视他，总是谈笑自若，并无担心恐惧之意。去年12月去看望他，在他旁边说话还要使用耳塞助听器，并说目力下降至0.1和0.2了，阅报仅能看大标题，小字已看不清了。由于毕业后进入社会从事银行工作时嗜上烟瘾了，到了气管炎变成哮喘才不得不戒除已有40年的烟瘾，可为时已晚，哮喘惹上身怎么也排除不掉了。从古稀到耄龄，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不发病时积极参加校友会各种活动，从不缺席，有时还写些校讯报导。病一发，家中备有氧气瓶，也不顶用了，非进医院不可。他进院我是每次必去探望的，这事他家里的人都知道。有一次我与华有声同学一起去探望，他正在昏迷中，医生在他口中放一个三角形之物，是插气管之用，我与老华都吓坏了，急得不得了，不醒怎么办？当时他的小女儿（一个银行工作者）随侍在侧，即拉着我与老华到对面一个客房间（似乎是会客室）告诉我们，医院老年科主任已到飞机场去迎接一位从北京为中央某位首长看病后回沪的一位中山医院的专家，直接从

机场接到仁济医院来会诊，不然这位专家一回到中山医院太忙了，就休想把他请来了。后来果然请回来了，一探一看，即连说“不要急，不要急，会醒的，会醒的。”他开好了药房，可偌大的三甲仁济医院竟无此药，即忙从中山医院挂了号才配来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第二天就苏醒过来了（这个高明大夫的大名，我没有打听）。

我知道武定近来最要命的是两根脑主动脉的严重硬化，医生正紧张地为他吊针治疗。本年春节年初五我突然接到他儿子徐子闻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父亲徐武定已在2月9日大年夜去世了。因时值春节，各家喜气洋洋之时，且各位伯叔们年事已高，不宜打扰，已于年初四开过告别会了。还说其母亲之事，我耳背，没听清楚，就叫他简单用书面来告诉我吧。他的信我第三天就收到了，原文不长，我照抄如下：

尊敬的李老：

您好，我是徐武定的儿子。

冒昧给您去信，首先我代表全家衷心地感谢您多年来对我父亲的关心，以及我父亲辞世后对我们表示的慰问。由于我母亲自中风后一直卧病在床，再也受不得任何刺激，所以我们兄妹一致决定不让母亲知道父亲辞世的噩耗，以免发生不测的情况，同时也恳请您不要给家里打电话或上门慰问。希望您给予理解，有便的话请您也把此情况告知我父亲的老同学、老朋友，并请他们给予谅解。

谢谢，祝您新年快乐，健康长寿！

徐子闻

2013年2月14日

原来如此，这是他们子女的一片孝心，我通知老同学们，特别对泰国的郑纯琴同学去信详告了。徐武定与我是宁波同乡，1921年出生的同龄人，沪江会计系的同班同学，毕业后都从事银行工作，在沪江大学校友会中都被选为商科的理事。解放后在银行都同样做信贷工作。同、同、同，与他太多的“同”了。校友会成立前我们就早已热络，我们交情匪浅，他的离去，我当然十分悲痛，希望他走好，盼望多来入梦。

为了武定之事，我特地去信郑纯琴，因为徐郑两位都是光华附中的老同学，中学、大学接连十年的同窗情谊，自非一般。有一年郑来沪请同学吃饭，适逢武定又发病住院，特地设席杏花楼，与仁济医院邻近，拟请武定请假出来参宴，医院不准，各同学只好陆续去医院探望了。今年春节后，武定写了一本《武定文集》，由于是自费出版，印得很少。武定给我一本，也不忘给老郑一本。原拟再续印，却已人归道山，难以如愿了。纯琴4月19日给我来电话，说武定之事已知，他当然十分伤感，并问起沪上各友近况。当他问起李良如，我因良如同学电话中发声较轻，我又耳背常难听清，因此情况掌握较少，竟主观地回答纯琴说“他还好”。哪知良如家已出事了。前几天与他曾通话，我听不清楚，即打电话向陈企蕃同学了解，陈告诉我李良如夫人4月5日因心肌梗塞去世了，他正在悲痛之中。良如有三子两女，在国外（美国及澳大利亚）的三个回来奔丧，在4月15日开了追悼会。他家中除了大事，我竟回答纯琴说李良如还好，真是粗心鲁莽，向良如学长致歉。

良如原已居闵行区养老院，现在搬回老家，有一子一女同居。他是一个副教授和注册会计师，过去我们校友小组活动他是必然参加者。2004年夏天曾因疾往市六医院，我在当年8月15日曾去医院探望，曾见过他的太太，不想如今竟离他而去。几十年老伴的逝去，当然心中悲痛，望良如学长保重身体，逐渐安下心来，我与徐家振、华有声、郑纯琴等都早已成了王老五了，这不也都过来了吗。

我级最年轻的小学弟朱项曾，有名的老实诚信，过去校友活动从不缺席，最近竟有三四年不见他，也没来信来电，我很挂念他，在春节时连打几次电话，其家人都说人出去了，不在家，有一次晚8时不到去电话，却说早已入睡了。我每次打通后都留了电话，让他回电，却石沉大海，并无回音，不由引起我的牵挂和怀疑。前月我特去信询问叫他一定回信，诚信的他果然来信了，说近年来身体不好了，妻子患脑梗和老年痴呆，长期卧床在家要他看管，前年还因妻子跌倒在地，前去拉时反让他严重地闪了腰，几天后痛不能眠，虽然经医生治好了些，但却患了退行性关节炎，永远变成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了，家人叫他不要外出，以免跌伤，所以有人来电都被挡了回去，也不告诉他。对我的关心表示感谢，又说我校的信义勤爱优良传统绝不忘怀，对近几年老同学们的不间断谢也很赶悲痛，特别是一直叫他小朱的孙斐庭学长的仙逝，让他非常怀念。写信给各同学对他的关心表示歉意，祝各位老学长们健康长寿。原来如此，我们同学都能理解他了。

还有在湖南株洲的一位女同学章冬美，苏州人，在50年代初期与其丈夫（他也是一位沪江43届化学系的一位校友稽训幡）一同支内，先去北京，后调沈阳，又一起调到株

52届网讯

黄品珍

一、52届校友为庆祝毕业60周年，在上海理工大学校友工作联络处的大力支持下，在班级联络员及众多理事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一系列庆祝活动：

1. 2012年10月10日，举行了一次欢聚会，出席近60人，白发校友欢聚一堂，共同回忆校园生活，共同享受快乐晚年，好不快乐。

2. 2012年11月6日，组织了近40位校友重返母校怀抱，重温青春的美好，共同向往后继有人人的喜悦。

3. 借《沪江校友通讯》百期特刊中一角，刊登了毕业60周年特辑。计有短文14篇，照片16张，书法2幅，国画2幅。

完成上述活动后，校友们反映较好。

52届校友年事已高，均已进入耄耋之年，且有部分校友活动不便，加上近年来气候情况，经联络员商量，今后如无特殊情况，不再举办班级大型活动。各校友可加强电话、短信联系，有条件的可组织小型活动，也可积极向校友通讯投稿，以利沟通。

二、四月七日上海理工大学组织祭扫刘湛恩校长活动，52届有黄曰侯、黄佩珍、黄品珍、吕培明等同学参加祭扫。

三、国贸系周宏昌校友于2012年10月6日因患急性心梗逝世，享年82岁。52届校友深感悲痛，愿宏昌校友一路走好。

洲市为建设株洲化工基地出了力。因运动不断，稽曾遭受坎坷，后来患肾病早早过世，遗有一对子女。章冬美是个才女，中英文及会计学都较好，在57岁时曾患肠癌，手术后迄今一直没复发，在63岁因在礼拜堂与一位也是沪江校友的李菁华相熟相爱就第二次结了婚，一同生活23年。前年，这位后夫患肺癌去世了，儿女不住一起，自己独居。由于患了腰间盘突出，经常卧病不起，生活需要保姆照顾，在外地退休收入不高，保姆工资要1500元，生活费用靠儿女每月各贴500元，近又患老年妇女泌尿病，生活起居更加不便了，与我经常通信，我也劝他此两症为老人通病，不是绝症，但她近期来信常流露消极思想，原来还说一切听从主的安排，最近来信笔迹歪歪斜斜，说走路要靠保姆拉着

扶着，毫无力气，连写信都有困难，做人没趣，还是早早离世吧，语意消极。她在校时与耿静芬同学很知己，上次96年校庆曾回沪与老同学们合拍许多照片，很是开心，但因耿已因心脏病早几年去世，不能共拍照片，为憾，我为此特地把我们有一次在化工会曾拍的46届（文理商科）集体照片中，有耿在内的一只角，扫描放大，印成6寸照片寄给她。既有耿静芬，也有我和徐武定、华有声在内。她收到后很高兴，曾来信致谢。现在她体力不行了，思想动摇，原来中文书法很工整，最近一次的确很乱草，似乎手无劲，我亦很担心，已有两个月没来信了，不知身体怎么样了，但愿无恙就好。她年有91岁，的确是老了，但儿子是一个外科医生，希望他母亲度过病魔的难关。

53届聚会

53届 陶秀筠

53届校友在薛子松、张念祖的辛勤安排下，于2012年11月15日在南市老西门的中华路一豪阿情大酒店订了座位，等候同学们的来到。用餐前，班长向大家介绍了到会人数和食谱，同时，还讲了2013年的安排，因为2013年正是我们53届同学大学毕业60周年。

回忆1950年，我们这些刚刚高中毕业，考上了沪江大学，怀着极度兴奋和快乐的心情，走进了大学校门的大学生，那个时候年轻无畏，每天都是开开心心地住在校内过集体生活。一晃，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再相逢时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真的是感慨万千。

所以，当班长薛子松提出返校参观我们当年的母校——现在的上海理工大学时，都表示赞成，并希望毕业后在外地工作或成家的校友，也都能回上海来相聚。

当日来参加的有：

工管系：乔梅芳、龚志良、王定一、何上林、吴立容夫妇、吴嘉炎、陈临龙。

会计系：薛子松、王梅芳、凌素芬、杨金华、吴爱华、陈三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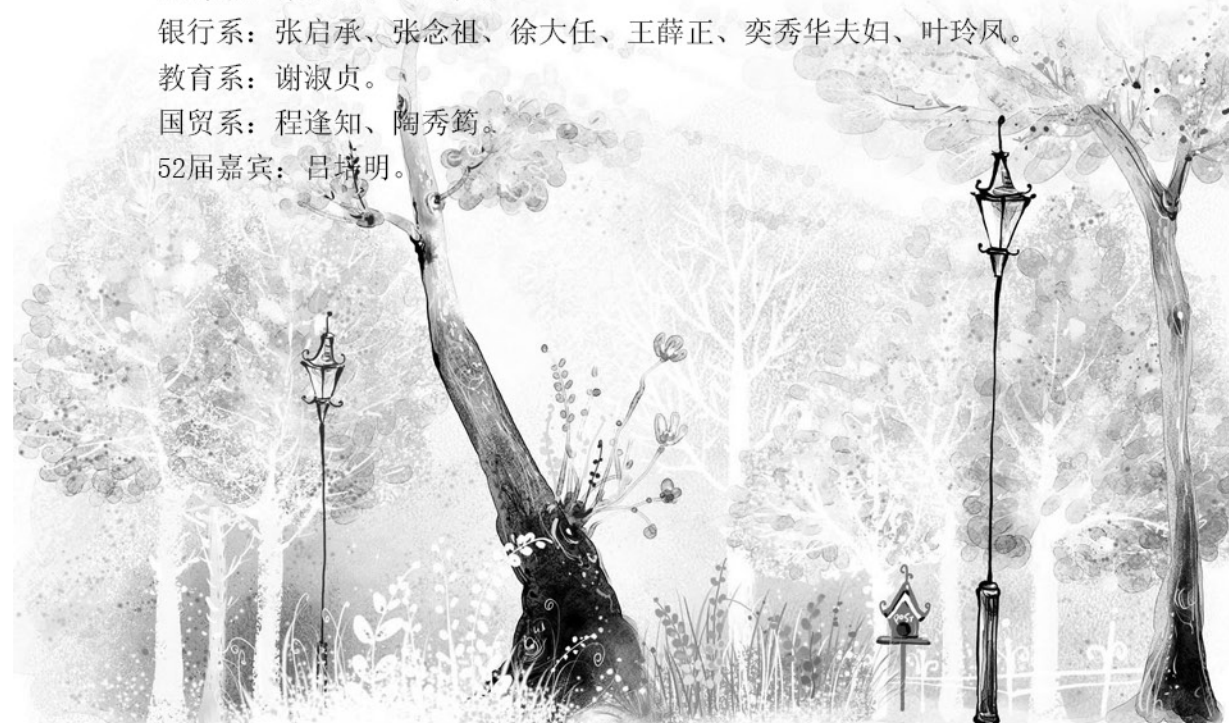
生物系：徐礼周、尹宝爱。

银行系：张启承、张念祖、徐大任、王薛正、奕秀华夫妇、叶玲凤。

教育系：谢淑贞。

国贸系：程逢知、陶秀筠。

52届嘉宾：吕培明。



访93岁高龄学长浦文荣

商二院 徐东吴



临别拍照留念 左起：徐东吴、浦文荣、魏原珏

2011年8月我老伴魏原珏跌跤骨折，住院手术。老学长浦文荣得知后多次来电欲亲临看望，这是多么深厚的友情和关怀，我们非常感激，可是老浦已是高龄，我们实在不敢当而婉言推辞，待老伴身体好些我们再相聚。

2012年9月1日，我和老伴专程赴佳信公寓看望老浦。老校友相见，兴奋不已，畅谈近况，才知老浦在2012年8月8日也跌了一跤。局部肿痛难受，急症求医，经检查幸未骨折，不久痊愈。他于8月下旬还远赴印尼巴厘岛，去参加外孙的婚礼，还游览了巴厘岛胜景，真不容易。生过大病的93岁高龄老人，还是那么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全赖老浦平时保养和锻炼，心态乐观。我们还回顾了《沪江校友通讯》创刊时的艰难岁月，记忆犹新。我们还观赏了挂在客厅的镜框，内容是老浦晚年书写的《桃花源记》，书法骨力遒健，散发着高雅的气质。

沪江校友参加广州校友会成立大会

6月2日下午，我校广州校友会成立大会在广州举行。

当天，由于气温较高，原本要来参加的几位沪江老校友，只有杭天禹、洪明西两位老学长出席。年轻的校友用专车接来两位老学长，同上理大家庭欢聚一堂。

广州校友会首任会长、广州信邦集团副总经理姜宏在会上对两位老学长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讲到，母校坐落于流淌着浓郁海派文化的黄浦江畔，广州校友们工作生活在岭南文化中心的珠江畔，我们要借校友会的平台，把这两种文化发扬光大，要继续弘扬母校的“信义勤爱、思学致远”校训，为母校服务，为母校增光，为校友们之

间的相互交流、共同发展提供条件，让在沪江边上结下的同窗友谊在珠江边上延续和发展。

曾在1949年至1952年就读于沪江大学社会系的杭天禹，与52届教育系的袁孟娟积极热心地组织着沪江校友们的活动，但由于校友们已臻耄耋，广州的校友活动就越来越少。以前的聚餐，还能组织20多人参加，现在能出门活动的，不过4、5人了。

52届的洪明西老学长从沪江毕业也60年有余了，谈及自己在沪江大学的学习、生活，无限怀念。两位老学长也十分关心母校现在的发展，自母校百年校庆时回到过那片熟悉的校园至今，又是7年匆匆的时光。



全体合影

广州校友会后继有人

杭天禹

迄今，在广州的沪江校友，年龄最小的也80多岁了，或老弱，或病残。上世纪90年代初，一开沪江大学广州校友聚会，可以坐满两大圆桌。至今，半桌也坐不满了。一个个走了，或者坐轮椅不便行动，此乃自然规律，实属无奈。

2013年6月2日，我与洪明西作为沪江校友代表应邀出席了上海理工大学广州校友会成立大会。深感这个会开得很好，上海母校重视，广州校友热情认真，会议的准备工作和安排很细致，气氛隆重、热烈、紧凑。事先，母校校友处工作人员即用电话一一通知联系，并约定有专车至各住宅接送，后因地铁交通也方便，洪、杭乘地铁到长隆站，再由广州校友用私车接送。准备工作真到位。

最先接到电话通知的是袁孟娟校友，原本这些年召开每年一次的沪江校友聚会，以及转寄上海邮来的《沪江校友通讯》，皆由袁发起、主持、经手。唯2013年尚未举行聚餐会，而通讯仍由袁转寄。但这一次，袁因健康缘故，加上天气又湿又热且闷，未能出席，非常遗憾。

原本王庭隆校友也应承参加的，因同样缘故，未能出席。还电话通知了洗伯余老学

长，他本人坚持几十年每日认真锻炼，生活颇有规律，健康状况尚可，但其妻谭希玲校友则不能自由行走，需要照顾，故洗未能出席。

1940届沪江音乐系毕业的洗素兰（女）老学长更达实足97岁高龄，出门活动不便。耿明宸老学长亦不能出门活动，且听力极差，这些年来也已经不出席校友聚餐了。俞薇是1945届音乐系，广州解放时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军代表，今实足89岁高龄，需用轮椅走动并有人陪伴帮助，这次电话联系不到，住址又改了。

其他老校友，这些年来是一个个都走了。高祖同（1930年生，52届工商管理系毕业）改革开放后自创实体经济企业，效益显著，业务繁忙，但每逢沪江校友聚餐几乎都百忙中赶到，边用餐边用手机指挥公司业务，且坚持每日倒立俯卧撑总计400下，但香烟不离口，终患肺癌离去。钱益民校友，原广东外贸学院院长，本来好好的，但照顾卧病的妻子，不料却自己突然先走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对沪江大学校友活动原本最热心的虔诚基督徒邵明跃老学长（1916年生，1949届沪江教育系毕业，曾念过物理系。退休时是广州培正中学高级教师），也经过多年家中病休，终在2012年逝世。邵老解放前曾经同情、协助学生运动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但文革中莫名其妙地全家无辜



校领导及广州校友会理事成员合影（前排右2杭天禹，右3洪明西）

遭迫害，受创甚深。前几年，北京正式出版发行的《炎黄春秋》杂志中，即有文章提到文革中的他与夫人——亦虔诚基督徒，星海音乐学院教授，已先于邵本人病逝。

商二院举行千岁宴会

商二院 虞冠雄

在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的喜悦高潮中，我们商二院校友会借此大喜日子的气氛于2012年11日中午在淮海路中路光明邨酒家举行年度大聚餐，虽然天气寒冷，但人气真旺，出席竟达39人，预定三桌，又临时添座（该店顾客多，我们是两星期前预定的），只好拼桌，一桌满满的坐上十三人，挤是挤了点，但气氛更显热闹。由于校友们都达高龄，所以算一算每桌都满千岁，是实实在在的千岁宴了，真是长寿之征吉祥之兆啊。估计在所有的大学里，像这样长寿吉祥之兆，恐怕也为数不多，更喜的是与会校友，个个气色良好，精神十足，健康情况极好，难能可贵，久别一逢，又说不尽的话，道不完的事。十一点半开席，下午两点多才依依惜别，同窗情谊万岁！

当天出席聚餐的有周钟铨、虞冠雄、徐东吴、俞金顺、浦文荣、周福芳、邱镇容、郭传丰、刘贵荣、武兴周、陈丽川、张文亚、袁祥瑞、罗春生、范洪涛、严丽芳、张启善、钱杰、赵志文、陈霞、徐瑞田、周福勋、曹象贤、傅为珍、陈竹林、石琳、刘文王、刘秉恭、曹莉贞、王仰之、费永鹤、吴德铝、瞿文奎、陈慧江、胡展青、吴诗淞等。陈慧江校友还为此次聚会摄影留恋。

至今一般尚能走动的沪江老校友也最多就是三五个人了，正好，今后能活动时，就参与上海理工大学广州校友会的活动吧。

2013年6月2日晚会上，听了上海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白苏娣的介绍，才得知上海理工大学现在扩建得那么大，远非原沪江的校址可比，连上海水产学院院址也“吃”进去了，并含有那么多的学院，包括一些独特的工业技术专业。

祝上海理工大学愈办愈兴旺，更加知名！也祝上海理工大学校友总会和广州校友会越办越好！并感激母校来穗领导和老师们以及用私车接送我们的广州校友。

附：在广州的沪江校友名单
杭天禹，沪江社会系肄业，1952年复旦

大学化学系毕业，81岁。退休时是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洪明西，1948届沪江企业管理毕业，85岁。退休时是广东外贸学院教授，该学院后合并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袁孟娟，1952届沪江教育系毕业，82岁。退休时是广州大学附中高级教师。

王庭隆，沪江化学系肄业，1954年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广州沪江校友中年龄最小，80岁。退休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洗伯余，1946届沪江大学城中心区商学院毕业，91岁。

谭希玲，1946届沪江大学城中心区商学院毕业，90岁。

洗素兰，1940届沪江大学音乐系毕业，97岁。

耿明宸，1950届沪江大学中文系毕业。

俞薇，1945届音乐系，广州解放时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军代表，89岁。

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一些校友

51届 赵雨民

蔡权民和楼丽珏夫妇都患慢性病，平时吃东西都要先打针。可是他们照样吃得很好，生活得快快乐乐的。

蔡权民是洛杉矶校友会主席。平时开会、聚餐，都是他主要负责通知。他身体超重，脚不好，可是他带着walker，照样开了汽车到处发通知；有谁不能自己到聚集地点，他还主动开车接送。

陈文达努力工作，但身患多种小毛病。今年他岳母仙逝，他们夫妇俩买好去上海的飞机票。可是陈文达临时因故不能上飞机，只好让他太太一个人去上海。

陈文达去看医生。医生怀疑他身体内部有不好的东西。陈文达那一阵子确实很担心，但是又不能通过电话里告诉在上海的太太，免得让她在上海干着急。

后来检查结果排除了各种可能，平安无事。太太在上海因为台风延误了班机，晚回来几天。

王珊每天早上6:30起床，然后到对面的操场去做操，跑步。看见她的外国老太太都说：“你一定是个运动员。”

她每天白天到各处联系校友，我有许多消息都是从她那里得来的。晚上9:30一定睡觉。我说她“早睡，早起，身体好。”她说已经习惯了。

她丈夫去世以后，她把电脑捐给了社区的电脑学习班。她确实很大方，可是我们现在只能电话联系了。

陈涌峰现在搬到“退休之家”去住了。这个新“家”是教会办的。要交相当多一笔钱才能住进去，然后每个月再付几千块钱。质量当然高，各种服务也非常好。住在

里面的人没有一个觉得太贵的。他女儿住在San Diego，说她那边也有“退休之家”要交一百万住进去，各方面质量比他那个还要好。可是陈涌峰说：“我的朋友都在洛杉矶，我不愿意去。”

他平时每星期一、三和李学平一起打网球，二、五打高尔夫球。所以身体一级棒。

李学平除了重听以外，身体可以说非常好。他每星期一和星期三和陈涌峰打网球，平时也注意身体健康。他从书报上看到茶里有鞣酸，饭后两小时不能饮用，他就照着做。平时常常出去散步，锻炼。

李学平什么时候开始打网球，我不知道。但是从一个小故事里面，可以看出个大概。陈涌峰开始和李学平打网球的时候，是个从来没有碰过网球拍的新手。他们打了一段时间以后，陈涌峰有的时候可以打败李学平。李学平说：“你比凌宪扬打得好。”从这句话里可以知道他开始打网球是很早以前的事。

孙企鹏和王祖倩夫妇生活得很健康。他们常常去坐船，最近一次是在欧洲内陆河流旅游。欧洲国家小，一会儿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别有一番风味，他们很欣赏。

我们虽然都在美国，可是我们住的两个城市相隔三千英里，平时只能电话联系。他们常常外出，只有answering machine接电话。我刚才打电话告诉他们孙亦冲出院的消息。他们不在家，我只好机器里留言。

吴百泉以前开过饭店，老闆当然赚钱。他们买的房子是在一个山顶上。这个小山头只有他们一栋房子，从大门通向他们的房子只有一条他们专用的路。

吴百泉腰缠万贯下江南。他去宁波碰到过陶良作；在王梅爵去世以前去看望过她。外加他们的女儿在航空公司工作，常常有免费机票给他们。上一次他们去上海就是用免费机票。他们的朋友在一栋大楼里有两套房子，这个朋友搬到他父亲的公寓住，把自己的那一套让给吴百泉。后来他们发现他们和叶子雄同住在一个小区里

吴民休说自己年纪大了，为了安全起见，不开汽车了。幸好他们住在旧金山南面Palo Alto市，公共交通比较方便，不开车也没有问题。

吴民休喜欢打麻将，以前的麻将搭子有傅养亨、袁丑（袁美的妹妹）和杨振北的弟弟。现在也都因为不开汽车或身体不好，不打麻将了。

傅养亨丁曼丽夫妇在现在的房子里已经住了15年了。他们非常爱这所房子。这栋房子在山上，风景优美，空气清新，杂音极少……

夏天哪怕白天100度以上，晚上还要盖被子。唯一的问题是山上是住宅区，附近没有商店，步行到最近的巴士站要20分钟，不开汽车就是没有脚。

傅养亨现在打算不开车了。他们要搬家了，要搬到商店附近，而且离医院或医生的诊所不远。首先他们要把现在的房子卖掉，再物色新居。等有了消息，再告诉大家。

夏谷雷和刘露住在旧金山南面，离飞机场不远。夏谷雷本来就在飞机场工作，这是金饭碗。昨天打电话给夏谷雷的时候，是刘露接的电话。她说夏谷雷出去了。刘露和我太太比较熟，我想反正夏谷雷出去了，便把电话交给太太，让她们去聊。我也正好看一会儿美国网球公开赛。等她们聊好了，太太把电话还给我说：“夏谷雷回来了，叫你听电话。”夏谷雷在电话里说：“我在附近店

铺里买点东西……”我问他他们俩是否都开车。他说刘露只在附近开开，他自己夜里也不开了。傅养亨说：“在旧金山地区，我们沪江男校友中，要数夏谷雷身体最棒。”

徐双瑜自老伴过世以后，帮助儿女，照顾四个孙子。现在孙子都大了，不要她照顾了，她没事干，只好每天对着电脑。后来发现不能这样，要出去走走。

当初他们看房子的的时候，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一要离中国超市近；二要离医生、医院近。从她现在的住处步行到中国超市只要15分钟。她每天走去只买一样东西，这样就有理由明天再去。

王烈伟和唐毓珍夫妇住在德州休士顿。他们和我们都逃过了这个热带风暴ISAAC的袭击，感谢上帝。相对而言，王烈伟比我更不怕热带风暴，因为修修弄弄，他的手比我的巧。

王烈伟夫妇每天早上到青年会去锻炼一个小时。晚上出去步行40分钟。王烈伟说：“当然是走走停停的”他们俩常去中国旅游，也去世界各地玩玩。

赵雨民、李蕴雪住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小城市里。这个城市的名称叫BOCA RATON，西班牙文本来的意思是“老鼠的嘴巴”。很奇怪的。

我们感谢上帝没有生什么大病，不过小毛病不断。

我们愿意为大家服务。如果你想找这篇文章中的什么人想请他（她）跟你联系。请你把这个要求连同贵姓大名（或芳名）电话号码告诉费永鹤（021-6530-0596）或李昭熹（021-5448-6950）同学。他们会告诉我。我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这里只提到我常联系的校友。我正准备扩大联系，希望大家协助。

2012年8月于佛州

一生劳苦为国 晚景艰辛堪忧

——探望级友周济铮纪实

50届 王重稼

2012年8月，我级物理系周济铮同学因突发脑梗行动不便，从此不能参加校友会活动，与老同学们聚首。但是他心系级友，曾于11月间先后数次打电话给包升仁和王重稼同学，点名要求几位级友到他所住的南翔老家看望他一次。大家很同情他的遭遇，于是由级长包升仁同学组织，于12月8日由他的孙子包金中驾车去南翔探望周济铮。参加这次活动的除包升仁外，还有张昌谋、陈德全和王重稼三人。

十点钟左右，我们赶到老周家，他早已在等候我们。我们一见面老周就告诉我们：他的老伴前一天在工作单位开会时突发心脏病，已由同事们送医院救治，真是屋漏偏逢

连夜雨。（按：目前老伴已病愈回家）

我们走进他的住所，只见狭小的两居室内陈设简陋，杂乱无章，电气用品都已老化。他不开伙仓，靠当地居委每天给他送两客盒饭解决吃的问题。我们勉强落座后，他就侃侃地和我们畅谈起他在沪江毕业前后的情况：他曾在1949年中断在母校的学习，去过香港一次，直至1950年夏才回母校读完全部课程。为此，他在1951年毕业后一直接受党对他进行的政治审查。直到1983年才作出历史清白的政审结论，并被接受入党。

周济铮同学1951年毕业后就被派参加西北地区石油和地震勘探工作。从此他就开始一生中三十五年艰苦的野外工作，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在三十五年的勘探工作中曾先后发现六个小油田和一个天然气储量达4000亿立方米的陕西靖边大油田（该油田已向北京、西安、银川等城市供气，并于2004年通过西气东输工程向上海供气）。他曾两次被评为油田先进工作者，获高级工程师职称。他说他可能是沪江同学中吃苦最多的人，但他没有为母校丢脸。

1987年退休后，他和在银川工作的爱人一起返回上海。限于经济条件，他们只能在郊区南翔购置一套低价住宅，开始了退休生活。

谈完那旧事，早已过了午饭时间。我们告别周济铮同学，一再嘱咐他保重身体，注意家居安全。他蹒跚着送我们到楼梯口。

南翔以古漪园和小笼包闻名，我们一行五人在南翔老街吃了几客小笼包代替午饭。车过古漪园，但大家没有游玩的兴致，驱车匆匆赶回市区。



夸夸五〇届贴心的好班长包升仁

五〇届 周济铮

我因患脑梗行走极不方便，三年多来未曾与老同学见面，很想念他们，遂有意愿邀请他们来南翔看我。12月8日，即大雪节气的后一天，正值天寒地冻，上午10点半，包升仁，王重稼，陈德全还有同室好友张昌谋等乘坐包升仁的孙子开的专车来南翔来看我。这次老同学冒着天寒地冻从市区跑到郊区来看我，使我非常激动，我们自1946年认识到现在已有66年头了，只有66年的深交同窗才能做到，只有深似海的友谊才有可能。我得好好感谢他们。

包升仁自担任五〇届的班长以来，将工作搞得很活跃，例如组织横店、湖州的两次旅游，大家玩得很开心。他还组织健康沙

龙，十多位同学定期参加，很受欢迎。最突出的是，凡是同学生病或住院他都组织同学去探望慰问，即使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商二院的同学也是如此，所以他被我们称之为最贴心的好班长。

这次见面，大家谈的最多的都关于健康。王重稼的介绍最受欢迎，大家受益匪浅，当然健康是第一位的，这次亲切地会见，在一个半小时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大家依依不舍的握手道别，临别赠言就是多多保重。

听说他们辞别后，就去有1500年历史的南翔老街游览，还品尝了上海盛名的南翔小笼，然后驱车回市区。





中国梦

48届 郭培华

望九亲逢中国梦，鼎新革故建奇功。
飞船揽月苍天上，舰艇巡洋碧海中。
舵手续航访南北，沪申引领策西东。
风清气正黎民颂，超越汉唐举世雄。

鹧鸪天·谢赠书

48届 郭培华

《统计生涯》锦绣篇，为民服务策鞭先。
爱岗敬业肩担重，剪叶修枝花艳妍。
依翰墨，养身泉，十年卸任乐如仙。
三篇巨著编成册，笔走龙蛇舞步翩。

端阳颂

48届 郭培华

端阳佳节逢，粽祭屈平公。艾叶驱邪恶，香囊祛菌虫。
千舟同竞技，两岸共兴隆。民俗古文化，神州看舞龙。

坚持锻炼 健身之道

52届 黄学馨

不同，身体素质各异，但一定要“动”，这点我是深切体会到的。

澳洲是地球上不多的几块净土之一，明朗的阳光，洁净的水质，新鲜的空气，这是生命的三大要素，也是健康的保障。在这里，小病看家庭医生，大病去医院，国民保健系统十分完善。我住过二次医院，一次是急性盲肠炎，住院后进行拍片、验血等多项检查，手术及护理，住院14天。一次是检查前列腺，经切片检查，确诊只是略有些肥大，一切正常，虚惊了一场。二次住院一切费用包括伙食费全部由政府买单，大出我的意外。老来怕病，医药也有了保障，没有了后顾之忧，亦一大幸事也。

每与老同学们通信通话，相互问候，老同学都说我身体好，几十年来无病无痛，不就医，不吃药，精神振奋，我自己觉得理应如此。环顾周围同龄老人，确实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很不错的了。要说有什么健身之道、养身之法，实在也说不出什么来。我这人又抽烟，又喝酒，不忌食，不进补，真要说什么原因，思量再三，不外乎年轻时的锻炼和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运动而已。

记得在沪江的那几年，真是人生的黄金时期，那幽静开阔的校园，众多的体育设施，大操场、体育馆、网球场、游泳池，每日课后，同学们的青春活力，无处不在，我的体魄也是那时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毕业工作后，我仍坚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如继续参加拳击训练及比赛，划船俱乐部的赛艇训练，三次参加横渡黄浦江游泳活动等等。

生命在于运动，年轻时运动多些，力度大些，随着年龄的增长则少些、轻些，适度而为。现在仍每天做徒手操、快步走成小跑步。日常种种花，浇水、除草，养些小动物以自娱，参加社团活动，旅游以活跃身心。虽然个人情况



沪江大学校友钟石川告别仪式近日举行

沪江大学校友、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上海市长宁区第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钟石川，于2013年3月1日凌晨零时45分，在华东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2岁。3月5日下午，钟石川校友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我校校友工作联络处相关人员代表学校参加，敬献花圈并向其家属致以慰问。

钟石川校友生于1922年2月，江西萍乡人，从小在上海生活与求学。她少年时代较早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向往革命。在上海中国女中学习期间，毫不畏惧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坚定地向党组织靠拢，1936年10月，她年仅14岁，参加上海妇女救国会，投身抗日洪流，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40年7月，

在沪江大学学习期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战斗在白区的党员。

1942年9月起，钟石川受党组织委派，离开上海，到苏北、淮南、山东等地解放区工作，先后任淮南津浦路东解放区整风队队员、民运工作教员，淮南中学教员，山东烟台市第二女中教员等。在此期间，她克服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差等困难，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文化教育工作。1949年2月起，她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参与接管上海，为全国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新贡献。

解放后，钟石川先后担任中共长宁区委党校副校长、中共长宁区委委员、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4年4月，她当选为长宁区



钟石川于1940年三八妇女节留影。4个月後，她在沪江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钟石川校友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定党的信念、忠诚党的事业，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沪江校友通讯》到现在已出版100期，每期通讯都内容丰富，编印精美。通过通讯，我们校友能互通信息，回忆往事，了解近况，交流晚年生活。对你们的辛勤劳动表示十分感激。今附上拙诗一首，为纪念我的同学、爱人赵焉逝世15周年，借通讯一角，与同学好友同缅怀。

九十述怀

高一院46届 陆青

一片朝阳花嫣嫣，
几逢绿苑草菁菁。
四代同堂已见面，
修谱二家尚未成。
白首犹望夕阳暖，
平安更想梦成真。
春风杨柳景依旧，
信笔成诗慰克仁。

注：修谱——谱写二家家谱
克仁——即昵称 Cousin

柳梢青·七一赞

钟石川

一叶扁舟，南湖星火，
遍及神州。击浪乘风，
终成伟业，日煦花稠。
引航万里迢游，赤旗展，
千帆竞流。改革新猷，
颁檄令舵，四海前头。

浣溪纱·忆老干部大学创建

钟石川

往事如烟可觅踪，
辛劳创业味无穷，
齐心传火媪与翁。
学海老兵英气勃，
杏坛“新秀”夕阳红，
春风桃李报精忠。

小小的心愿

——献给一位抗日战友的诗

钟石川

十二年前，你匆匆地走了，
没能看上老战友们一眼。
我怀念你啊，久久地怀念，
因为，我们曾携手渡过那严酷的冬天。

记得六十多年前，
在抗日烽火弥漫的年代，
在根据地中学，风雪交加的夜晚，
有人曾给我唱过一支充满希望的歌儿，
我又把这歌儿，带到抗日青年中间，
它曾鼓舞多少爱国志士奔赴前线！
现在，现在我还记得，
唱这支歌儿的就是你啊，亲爱的战友。
可是，可是我却再也不能与你相见！

共同的理想如崇峦，
不灭的思念起波澜。
山连海啊，海连天，
海天相连歌声蹁。
终于，我终于又在你昔日唱过的歌曲中，
找到你的身影，看见你的笑脸！

从昨夜直到今晨，
我写下这首小诗，
拜托飞翔的白鸽，
捎它到你的灵前。
让你在天上，也能听到老战友怀念你的诗篇，
看到祖国改革奋进的美好画卷！
当然，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梦，
然而，这却是我小小的由衷的心愿。

注：这位已故抗日老战友，曾与我共同在淮南根据地的淮南中学执教，对我鼓励甚大。他当年最爱唱的那支歌是《在太行山上》。
钟石川：1922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离休前为上海市长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现为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上海诗词学会会员、上海枫林诗社社员。

沪江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张耀祥逝世

沪江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张耀祥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5月24日凌晨3时34分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1岁。

5月30日下午，张耀祥同志的追悼大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中共中央委员、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应勇，上海市副市长周波，原上海市委副书记罗世谦，市委副秘书长肖贵玉，原市发改委主任、上汽集团监事会主席蒋应时，原市经委主任付卫国，原市国防工办书记、主任余琳，华谊集团领导，上海理工大学校友会，沪江大学校友会等单位敬送了花篮。华谊集团党委副书记秦健主持追悼仪式，华谊集团董事长金明达致悼词。

张耀祥同志在高中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夏，党组织决定让他报考沪江

大学，一方面完成学业，一方面在大学开展地下工作。他考取沪江大学理学院的化学系后，在班级中组建党小组、发展进步青年入党，曾任沪江大学中共支部书记、教会大学区委委员，领导过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的学生运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投身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先后在郊区工作委员会、市农委、市化工局担任领导职务，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阅历，特别是发挥化工专业的特长，为我国的化工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曾任上海市第一届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化学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享受副部级待遇）。

张耀祥同志是沪江大学校友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沪江大学校友会副会长职务，他对母校怀有深厚感情，为团结校友、服务校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校校友工作联络处处长潘淑平出席张耀祥同志的追悼大会，并向其家属转达了学校的亲切慰问。

深切悼念张耀祥级友

45届 姚锡福

5月24日清晨，与我相处相交70多年的老同学，老学长张耀祥同志在患病住院2年多后，与世长逝。我和耀祥在1941年考入沪江大学化学系后报到的第一天就相识了。他在圆明园路真光大楼二楼的报到处走廊里主动约我去参加团契，他毕业于青年会中学（基督教），我毕业于大经中学，当时我对团契是什么都不了解，因为我不是教会办的

学校出来的。后来我就和他一起加入了真光团契。在学校的4年中，由于杨树浦的校舍被日军占领，我们是上午在真光大楼上课，下午又到南京东路慈淑大楼上大课或做实验。我们级友之间的交往只能在真光大楼的休息室或走廊里，或者在实验室中。有时也假日里去条件较好的同学家中聚会，展开联谊活动（做游戏，吃点心）。耀祥热心为同学们服

务，因此大家给了他一个绰号——老牛。

我们在沪江的四年，是在上海被日军占领统治下度过的。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我们这些学生，虽然抱有爱国之心，渴望抗战胜利，但大多对政治不了解或不感兴趣。耀祥用各种方法和方式发表进步的观点。抗战胜利前夕，他也曾经和我、李存良、蔡聿豹、蒋学权、蔡济道等同学筹组日新化工厂，准备生产当时热销的磺胺类药物消治龙的原料硫脲。在此期间，他多次向我们宣传进步的观点，后因抗战胜利，毕业后同学各奔前程而未办成。

1945年夏，毕业后，张耀祥就去创办了上海市的十八民校，但他为了团结化学系的同学，还与我和包叔钧一起商量在八仙桥青年会下组织一个团契，我当时就提议名为原子团契，因为我们每个同学就像物质分子中的一个原子，后来这个团契就成为团结教育我们沪江同学的一个平台，大家简称为AC团契，AC是Atomic Club的缩写。我和许多级友都在此受到了教育，我记得当时我就首次看到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提高了政治觉悟。上海解放前夕，我们许多人都参加了上海人民宣传队。后来这个团契就归上海市职业青年联合会领导。

张耀祥同志曾经组织过两次学生义卖活动，第一次是在毕业前的1943-1944年期间，地点在现西藏中路的原宁波同乡会，为贫困同学筹募学费。第二次是在抗战胜利后，在八仙桥青年会，上海所有大学都参加，各校相互比赛，盛况空前。他还组织成立了树群义务夜校（在现泰兴路），我们许多级友都曾参加义务教学。

但是，我们知道张耀祥是共产党员，还是在1949年解放后。大多数级友是看了《解放日报》上他担任上海农民协会主任的

消息，才知道的。后来他一直在郊区农委工作，发动和宣传群众搞土地改革。在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中，他在农委工作，曾由于左的思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六十年代初归队到化工系统工作，担任上海市化工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一直到离休。在上海化工战线，他抓小化肥生产，成绩斐然，他还亲自带队到小三线勘察军工厂厂址。上海金山石化总厂建设时，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带领化工局系统的技术人员和干部支援建设，还因此发生车祸受伤。文化大革命中，他“靠边”在奉贤五七干校劳动。

四人帮倒台后，在改革开放中，他首先组建上海高桥化工公司和上海吴泾化工公司，促进地区联合。他还担任过上海化学建材公司的总经理，也担任过市经委工业技术发展基金会的总经理。他曾长期担任上海化学化工学会的理事长。

他离休后，每年捐款资助贫困儿童上学，组织上海化工老年合唱团，多次在上海和全国获奖。他因此多次获得荣誉称号，1988和1992年，二次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1991年被评为上海市化工局10个标兵党员之一和上海市优秀党员。

自80年代后期开始，在台湾的裘达均级友每年来大陆，他和我、林尚惠、蔡济道、蔡聿豹等几乎每年都陪裘达均夫妇到国内旅游，如江苏扬州、苏州，浙江杭州、宁波，山东青岛、威海、烟台，湖南张家界，辽宁大连和北京等地。原本计划还要去台湾，但因大家都已年过九旬，只好作罢了。2004年，我和他还在上海华谊集团的组织下，作为化工老领导，同游了澳门和香港。

张耀祥同志的一生，是不计个人得失，永抱乐观精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老牛”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沪江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徐萱寿逝世

沪江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徐萱寿女士，于2013年5月24日下午3时32分逝世，享年89岁。5月29日，校友工作联络处处长潘淑平主持了徐萱寿告别仪式。上海理工大学校友会、沪江大学校友会向徐萱寿校友敬献花圈并向其家属致以慰问。

徐萱寿女士，1947年沪江大学教育系毕业。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上海市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工商联执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民建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沪江大学校友会正式成立，徐萱寿任沪江大学校友会副会长，长期以来一直担任海外沪江校友的联络工作，2011年任上海理工大学校友会常务理事，为促进沪江校友关心母校、支持母校发展作了积极的贡献。

沉痛悼念徐萱寿学长

51届 郑维淑

徐萱寿学长生于1925年8月，1947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教育系。她从小出生于杭州的一个丝绸世家，是一位聪慧而出众的大家闺秀。1948年，她24岁与沈祖械先生结婚，作为长媳，上敬公公，中睦众多兄弟姐妹，掌控家中事务，使家庭和睦相处，成为沈家贤内助。

解放后，在五六十年的时代背景下，她无微不至地营造融洽温馨的家庭氛围，同时还力所能及地参加社会活动，学习俄语，访问前苏联，并担任科技工作方面的英文翻译。“四人帮”被粉碎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萱寿满怀激情投入祖国建设事业。80年代到90年代，她担任上海市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工商联第六、七届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工商联第七、八届常务委员。

特别要提出的是，1985年，她怀着对母校的深情厚谊，与一些校友共同筹建了沪江大学校友会。第一届由她担任常务理事，从第二届到第六届一直担任校友会副会长，分管与海外校友的联络工作，花费了大量的精

力和财力。她经常在家打国际长途电话、发E-mail和海外校友联络。特别在筹备母校建校80、85、90、95、100周年的大活动中，她的联络工作就更多了。凡香港、台湾及美国校友组团来沪以及来沪后的具体安排，第一个知道的肯定是萱寿。她的家成了与港、台、美国等地校友的联络点。对海外校友们的迎来送往她都亲自参加，有的海外校友还要求住在她家，她总是热情接待。由于她的努力工作，使上海校友和海外校友增进了友谊，加强了团结，沪江大家庭的精神得以充分体现。萱寿对校友会的贡献是巨大的。

萱寿不仅为海外校友做了大量工作，她和上海校友的联系也很密切，经常参加年级组织的活动，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少同学健康情况不佳，病痛多了，她自己也是如此，不能经常外出，不能多走路，甚至在家也要靠坐轮椅代步。即使这样，她还是关心着大家，经常打电话给校友，嘘寒问暖，她还经常请校友去她家小聚。上海理工大学正在编写沪江校史，需要搜集大量史实资料，去她家访问

怀念我们的恩师唐宁康教授

53届 沈之荃 姚克敏

不约而同，一个是晏摩氏女中毕业，保送入沪江大学。另一个是沪江附中毕业，从高考的三所大学中三选一，择其优而选择进入沪大。这是源于当时沪江大学化学学科颇有声誉，特别是听说有名师执教，且毕业后易于就业，因此慕名而来。事后证明，这项选择对我们一辈子从事化学工作与专业，都是非常有利的。

1949年，时任沪江大学化学系的系主任唐宁康教授，聘任了强大的教学队伍，如吴浩青（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王箴（上海化学学会会长）、程耀椿（留美工程师）以及一些来自同济、交大等校的兼职教授。还有一批优秀的青年讲师及助教，如林琰、王子予、李明馨、陈再谋、周伟舫等老师作为其得力助手。唐先生本人是留美的PHD，他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是有口皆碑的名师。他认真负责地领导这样一个优异的化学系，这充分反映了他对领导工作的责任感。如果我们学不好，那就是自己的事了。

现在回忆起当年唐宁康先生的几件事，值得我们学习与深思：

为人师表 学者风貌

唐先生为人严谨认真，处处以身作则。身为系主任却亲自执教大一新生的主课教学。现在有些高校都不保持这样的有效教学方式。我们的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及定量分析这三门课，都是系主任本人教的。他还教过我们高年级课程——高等有机化学。他上

时，她热情接待并接受了他们的采访，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萱寿知书识礼，且专长艺事，能书擅画，与著名书画家朱屺瞻，钱君匋等俱为知己，合作书画。也经常在家习字作画，聊以自娱。总之，萱寿是一位可敬可亲的人，她的所作所为给人以温暖，这是大家的共识。

现在她驾鹤西去，闻此噩耗，我们的心里极为悲痛，她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怀念她。安息吧！可敬可亲的萱寿学姐，愿你一路走好。

课时就是“上课”，满黑板的讲授笔录，从不涉及与教学无关的话。

教学特点 引经论据

不管上哪门课，他首先写出参考书的章节、具体第几页。例如我们当年普通化学的参考书主要是著名的H. G. Deming的General Chemistry、Fundamental Chemistry以及Chapin、Richardson编著的书等。这样便于学生参考、查阅。实际上，他讲的内容远比参考资料更多、更新，且融入了自己的见解及分析，这点是十分可贵的。

又如定量分析，先讲定量分析的分类特点，有容量法、重量法及色量法，再讲定量分析的程序及计算。第一堂课下来，同学们已经对此课程有了一个概貌。讲定量分析课时，先说明有三种类型：巨（常）量、半微量及微量分析。程序有分离、检出、鉴定及证明。再讲20几种阳离子分组，并予以说明根据。使我们对五花八门的定性分析理出了一个头绪。

总之，唐先生的讲课，理论、实践、计算并重，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引发学生兴趣，易于为同学接受。这三门课的笔记至今已60年，仍被完整地保存着。

双语教学 有利提高

也许那时已不主张完全用英语讲课了，他采用中英文双语教学。如第一堂普通化学课，讲的是General Properties of Gases，

忆恩师唐宁康教授

53届 汪尔康

1949年9月我考入沪江大学化学系。第一堂化学课普通化学，就是唐宁康先生讲授的。唐先生教课是启发式的，他讲课不带讲稿，内容深刻，特别重视基础概念，并以实验、实践来证实、说明。他讲课生动易懂，学生们普遍都喜欢听唐先生讲课，对他的讲课印象深刻，都能接受吸收。第二年的分析化学和第三年的高等有机化学都是唐先生亲自教授，也反应唐先生学识渊博。他的课堂着重基础，但不枯燥。透彻的讲解让同学很容易接受。同时，唐先生也很重视实验，他认为理论必须有实验验证。也反应先生坚持实验，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他每讲重要的基础概念，都列举实验实践的证明。基于唐先生的教导，受他的影响，我更热爱化

学，对化学这门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坚定这一辈子为化学科学事业作出贡献。

唐先生当时是化学系主任，对于化学系全系的教学、实验及研究等都亲自领导，学生们做化学实验，无论是分析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还是有机化学实验，经常看到唐先生亲临检查监督。

唐先生的刻苦敬业、崇尚科学、热爱化学科学的精神，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并以他为榜样，不懈努力，献身化学科学事业。我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发展中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至今我仍在化学科学第一线从事化学科学研究工作。

忆恩师唐宁康先生！

讲到Avogadro Principle就写明Deming, P28。但他却补充讲了诸如分子间之平均空间、分子运动速度、分子之大小及平均自由径定义与应用等。这些内容在参考书中还一下子不易找到。他处处用中英文双语对照教学，对我们参阅外文参考书及后来搞科研、查资料都是获益匪浅。

另外，在讲到测定电荷与电子质量比（ e/m ）时，提到科学家J. J. Thomson时的洪亮之声，至今余音仍留在脑海中。

教材时时更新、补充

唐先生的讲课内容几乎每年都有所变动、更新及补充。这学期偏重理论、计算，下学期可能着重应用、实践。有时两者结合，但总会抓住基础、重点不变。当时听说沪大有一笑话：某一专业学科，儿子上课时借用他父亲当年学习时的笔记本，上课就可以不必再费心了。

快毕业时，有热心的同学，油印了唐先生的《普通化学原理》教材，以备大家教学时参考。我们拿到后对照一下与自己当时详细记录的笔记，发现不仅顺序有异，而且内容还有更新、补

充及丰富。

唐先生的为人师表、德才兼优，在培养化学专业人才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我们的化学启蒙及打基础的老师，真是要感谢老师培育之恩。1952年我们从母校毕业之后，踏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但仍不忘唐老师的教学之情。院系调整后，唐先生调到华东师大，听说仍任化学系系主任。我们虽在外地工作，回沪时仍去该校探望过他。最后一次，记得他坐在藤椅上，身体已不太好了。

我所认识的周宏昌校友

52届 黄品珍

时间过得真快，宏昌校友离开我们已有半年多了，但在我的脑海中经常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

我们虽是52届同届毕业生，但因入学时间不同，系别不一，在沪大校园内我们互不认识。

1985年沪大校友会恢复活动后，他胖胖的身材，黝黑的皮肤，主动热情的待人风格，幽默的话语，使我开始认识了这位校友。

2003年初孙亦冲、周宏昌和我三人共同负责班级工作后，接触较多，尤其是2006年筹备庆祝母校100周年活动期间，经常在一起策划、商讨有关事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给我的印象是：

1、对母校（沪江大学及沪江附中）有深厚感情，热心校友会工作，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在参加52届班级工作近十年中，孙亦冲班长掌控全局，宏昌校友与我协助落实具体工作。联系会场，落实餐饮主要由他负责。他饮食知识丰富，人际关系广，公关能力强，给校友活动提供了舒适温馨的条件。他还是沪江附中校友会负责人之一，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深受附中同学的好评（附中同学另有悼念文章），对待校友热情亲

切，校友生病，及时探望，在自己行走不便的情况下，几次前去探望孙亦冲校友，让人感动。每年4月份祭扫刘湛恩校长，他总是52届代表之一。

2、多才多艺。他很健谈，各种会议只要有他在场，总能听到他的欢声笑语；主持会议有掌控能力，开场白没有草稿可谈十几分钟；中途遇有冷场，总能设法调动与会者的情绪；告别语给人带来无限期待。写作水平较好，能将他掌握的饮食知识，整理出一篇内容丰富生动的文章，与校友们分享多国饮食文化的乐趣。

他在音乐方面也很有造诣，2006年庆祝母校一百周年校庆，52届班级录制了内传碟片，为了增加效果，我们决定要配音配乐，在配音方面，找了专业人士，配乐一时找不到人，宏昌自告奋勇担任，把他年少学习的音乐知识，一股脑的全用上，达到了较好的效果，受到了校友的好评。



周宏昌（中）、孙亦冲（左）与黄品珍（右）

3、生活简朴，热爱家庭。接触中感到他的衣食及日常用品等都较简单朴素，对家有较深的感情，谈及他已故的妻子总是带着无限深情，畅谈起校园中的美好往事，让我们和他一起分享。对外孙关爱备至，宏昌校友经常接送当时还在读中学的外孙上下学。外孙考入大学后，他倍感欣慰，将这一喜讯一一电告有关亲友，分享他的喜悦。

4、对医学健康知识了解不多，藏下隐患。宏昌校友虽是耄耋老人，又不算健康，但他很少看病，对自己健康情况不太了解，记得2011年下半年他谈起常头晕，走路乏力。有一次在家晕倒，孙亦冲和我劝他去医院好好检查，据事后了解，他曾请教过医

生，但未做详细检查。2012年6月底因脑梗住院，医生检查后说他还有糖尿病，他说不出他近年来的血糖水平。

2012年6月底宏昌校友突发脑梗昏迷入院抢救，经八五医院精心医治；三周左右稳定出院，他欣慰地写了一篇稿件——《夺命记》，不料这篇稿件竟成了他的绝笔，两个月后突发心梗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听后深感震惊并惋惜。宏昌校友，希望你一路走好。在另一个世界，你将会遇到很多的先到的沪江校友，继续交往，更为你高兴的是你将和你的爱妻裘翰芳校友团聚，开始的新生活，祝福你们幸福永恒。

痛悼宏昌校友

52届 孙亦冲

52届周宏昌校友因病突然离开我们，永远的走了，使我感到十分痛心和意外。在我脑海里长时间、经常地回忆起他的身影和为人。宏昌去世时，我因病住院，许多校友为了避免我知悉此事后影响病情，故对我封锁此不幸消息，我是在宏昌去世后很久才知晓此事的。

宏昌1949年入学沪江大学国贸系，1952年毕业后在上海外贸公司工作，我与他虽然认识，但不在同一城市工作，故不熟悉，没有往来。八十年代我被派往香港开拓出口业务，适逢宏昌出差到香港，曾聚会畅谈两次，才开始逐步了解。九十年代末我退休回沪后，参加了我校校友会52届班级活动，以后和黄品珍、周宏昌共同负责52届班级工作，经常一起研究如何开展活动，尤其是建校10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三人在校友会的关怀下和其他校友一起克服了资金、资料、寻

找合作的承办单位等等困难，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落实了本班级纪念碟片的出版和分发事宜，组织本班级校友返回母校活动，安排本班级校友聚餐，落实本班级校友浦江夜游活动等等，宏昌在这期间做了大量工作，每周与我和品珍通电话5、6次，千方百计出主意想办法，克服各种困难，使上述活动顺利完成，校友反映颇佳。

宏昌富有饮食方面的知识，经常向通讯投稿，受到好评。他还兼任沪江附中校友会负责人，长期以来也做出了很出色的成绩。

宏昌为人热情，对校友们关心备至。2012年在我住院期间，他本人健康欠佳，行走不便，在40天内仍来医院看望我3次，使我深受感动。

祝愿宏昌安息！一路走好！
我永远怀念你！



张乾源学长于2013年2月6日，因病不幸逝世了。噩耗传来，无不令人悲痛不已，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学长。乾源兄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工程专家，自幼聪明智慧，上代也是浙江宁波著名是土木建筑行家。他从沪江附中毕业后免考报送入圣约翰大学（后并入杭州之江大学）建筑工程系就读，1951年毕业后分配进华东家住工程部华东建筑设计院工作。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技术，勇于创新。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参与曹杨新村、江湾体育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馆）、长春客车厂、江南造船厂、大连造船厂、吴泾化工厂、彭浦工业小区、上钢一、三、五厂、沈阳3302工程等重大建设项目设计，成绩突出，连续三年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出席全国建筑业劳模大会。1956年获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奖状以及上海市青年突击手奖状。后晋升为主任建筑师，副总建筑师。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谷牧和黄华二位副总理委派他去瑞典留学并任访问学者。回国后又为上海引进日本彩色电视机生产流水线及担任锦江花园饭店、龙柏饭店、波特曼商城三大工程总技术顾问，作出巨大贡献。他一生所经手操办的工程项目不胜枚举。他还担任香港金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乾源学长堪称是一位具有传奇性的建筑界名人。

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等职。21世纪以来，他根据一生从事建筑工程专业经验，提出《建筑综合论》，并著书出版。

我们要向乾源学长学习。安息吧，乾源学长！

忘不了 锦心大姐

50届 黄素英

人老了总是爱怀旧，往事历历在目。我时常想起我们沪江人敬爱的孙锦心大姐，在校友中可以说无人不晓。这位可歌可敬的大姐，她为人善良真诚，工作负责，一丝不苟。我在校友会与她相处时间较长，觉得她对母校感情深厚，对校友会工作十分关心，经常联络海内外的校友。我最后一次见她就是她接待美国来的沈翠玲校友。锦心大姐邀她在家用餐，那天我和组因玉也参加，当（2010年10月25日）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分别时还相约翠玲下次回国再相聚，不料竟成天人永别。大姐的儿子小严说我们是大姐走之前最后见到的校友。

大姐的家是五好家庭，家人和睦融洽，她与媳妇的关系像母女，媳妇陪她上街、看病、购物，她对媳妇也爱护倍加。小严明事理，甚孝大姐，校友、朋友、亲戚都是他热情招待，他是烹饪能手，烧得一手好菜，并时常翻新花样。每年春节初三向来是大姐招待校友的日子，据说这个传统的节日已持续多年。我本人也参加过多次，不但吃到美味的菜肴，大姐还别出心裁准备了各式各样的余兴节目，大家都很开心，大姐也很喜欢热闹。过一段时间会召集校友在一起（可谓30年代到50年代时沪江大家庭中的小家庭），或郊游或小吃，校友们聚在一起无拘无束，快快乐乐过一天。没有了大姐，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大姐是个有福的人，她无疾而终，走之前在华山医院做好白内障手术回家，在午睡的时候睡着去了。我们都很伤心很悲痛，但想想大姐毕竟年事已高，没有遭受疾病折磨，安详离去，我们心情好受些。

敬爱的大姐，我们永远怀念您。

别了 再通老友

51届 胡善喆

接南通老友再通的老伴杨祖芬来电，再通已于2012年7月14日傍晚5时离去。叹岁月无情人事变迁，我又失去了一个好友。

再通和我同于1947年秋进沪江，他攻读工管系，我读银行系。但有些基础课程是上大课的，用同一间教室，因此我俩逐渐由相识而熟悉。1951年毕业后，诸多同学星散，各奔前程。

各人境遇不同，但再通与我二十余载一直保持联系，实属不易。再通毕业后先是分配到北京首都商业部，几年后中央为了充

实地方，将大批大学生分配到新疆、广西、福建、江西等省份。于是再通就待在广西桂林工作，成了家，有了两个女儿。由于他的工作与处世能力突出，境遇是不错的。但他一直思念故乡南通，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调回南通经济管理学院任教，构筑了一个永久安适的家。当年他来信告知建家之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其后还邀请朱元夫妇，胡善瑜，天云和我去南通相聚。再通夫妇热情招待，让我们5人在他家度过了一个愉悦温馨的周末。此事距今已有多多年，但回忆起来印象还清晰如同昨日一样。

再通待人真诚，帮助人最实际。他在桂

林时某次回来上海，左右两手各提一桶5斤食用油馈赠于我，要知那是物资奇缺的时代，从桂林到上海这10斤油不知花费了他多少力气啊！他又得知天云常年咳嗽，曾从桂林寄来一箱罗汉果，真是雪中送炭。

不熟悉再通的人会觉得他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其实他是个极富有感情的人。多年来

在《沪江校友通讯》上都有他的诗作。写学校，写班级，写同学，有歌颂、有建议、有怀旧。多年前，51届离校50周年活动在华东政法学院聚会时，他激动地发言，最后一句高声说：“下次

我们聚会，大家都要来，一个也不能少。”让诸多老同学听得大为振奋。

近年，再通的健康衰退极快，曾来上海动手术治疗，但他总怕麻烦人，都是回南通后再告诉我。去世前最后一次来上海治疗，病情已经临危，只好动用救护车送返南通。我又失去了最后见他一次的机会，这遗憾是永远不能弥补了。



沉痛悼念汪克卿同学

53届 王梅芳

53届会计系汪克卿同学因脑动脉瘤于2010年12月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后成为植物人，经历二年医治无效，于2012年12月9日不幸逝世，享年81岁。

噩耗传来，53届会计系同学无不为失去一位正直开朗、热情善良的好同学而感到悲痛。

汪克卿祖籍安徽泾县，1932年9月3日出生于上海，1950年就读于沪江大学会计系，1953年毕业后进入航天局上海有线电厂工作，技术职称为高级会计师，直到1987年退休。

2012年12月13日上午10时，在龙华殡仪馆开追悼会作最后遗体告别。航天局上海有线电厂工会退管会领导致悼词，对汪克卿的逝世深表痛惜。称汪克卿一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在上海有线电厂工作30多年，一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人谦虚谨慎，能团结同志，在普通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她的优良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沪江校友会53届同学代表薛子松，王梅芳参加追悼会，送汪克卿同学最后一程。有十二位同学送花篮（香港刑念祖、庄水仙，温州崔贵昂、王凤珍，上海薛子松、王梅芳、陈三晶、杨金华、乔梅芳、戚长伟、胡爱华、华士琛）致以深切的哀悼。

汪克卿生前对校友会工作一贯积极支持，热情参与，凡是校友会活动无不积极参加，曾经去南京镇江、杭州天目山、湖州等地旅游，班级活动也经常到她家聚餐聚会，2007年我与她两人到深圳、香港、澳门旅游。2008年09年我曾2次因骨折住院开刀，她都来医院探望。往事历历在目，你的音容笑貌和良好的形象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永远怀念你，安息吧！

一路走好！



沉痛悼念郑汉庭同学

52届 黄学馨

郑汉庭同学系沪江政治系52届毕业生。我与他虽非同系。因同住同一房间而相识，朝夕相处，性格相近，志趣相同而成莫逆之交。惊闻他因病逝世的消息，60多年的好友，登成永别，令人不胜唏嘘悲伤！

在校几年来，我们因不在校就餐，每日三餐均在三和园、三和楼同餐，清晨在操场跑步，课余在体育馆打羽毛球（东南亚国家盛行羽毛球，他打的非常好），还常去八仙桥青年会参加训练班。周末返市中心时，因为他上海没有家，常在我家休息，形影不离，年青时的友情真是淳朴。

郑汉庭在校读的是政治系，毕业后分配在南市区司法系统工作，1955年经香港暂居后回到泰国。在他离沪到改革开放的一段时间里，尽管我们天各一方，仍保持联系不断地练习，依然心灵相通。

郑氏家族是泰国两大家族之一，旗下银行、医院、大学、善堂等企业甚众，郑汉庭却从银行的基层做起，逐步做到董事总经理，业绩辉煌。由于他对泰国经济做出卓越的贡献，曾获泰国颁发白象勋章（泰国最高勋章），足见功勋卓越。

郑汉庭的太太亦是上海人，两子两女均由美国留学归来，妻贤子孝，可谓万事如意。

由于早年的不懈锻炼，身体素质很好，印象中，他在沪江时从未有生病之事，数十年后，我去泰国与他见面，他陪同我到处游览，依然精神振奋，不知疲倦。直至2006年我去上海参加上海理工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活动，他要我顺道先去泰国，替他带1000美

元捐赠校友会（95周年校庆时也曾捐赠1000美元），并询问一些熟悉的校友近况，《沪江校友通讯》每期均仔细阅读，对沪江的感情十分真诚。

记得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郑汉庭同学闻风而动，即行派人到上海联系接洽。当时上海宾馆十分缺乏，1985年谈成了原延安中路上海国际俱乐部的建设计划，两座二十多层的高级宾馆，网球场、游泳池等体育设施齐全。并于同年12月间在国际俱乐部举行了合同签字仪式，郑汉庭及市委秘书长钱学中讲了话。此前还宴请了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副市长刘振元、体委主任、外事处长等有关领导。当时郑汉庭很有信心，他曾说沪江在各行各业都有同学，有事都会互相帮助，比一般外资人生地不熟有利多了。世事难料，谁知万事具备时却发生了一些意外之事，而使他将此合同转让，此即后来的贵都大饭店所在。

后来胡立教率上海市老年网球队赴泰比赛，郑汉庭设家宴招待全体成员，泰国的报纸均有半版的文字及照片报道。郑汉庭同学好朋友，讲情义，人脉广，也是他事业成功的因素之一。

郑汉庭患肾病已有多多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对我讲述了病情及治疗情况，表现得很乐观，不料终因不治而去，令人惋惜！

安息吧，汉庭同学，我们永远怀念你！

于澳大利亚

悼念陈俊标同学

49届 顾志澄

从友人沈文薇主任医师处传来陈俊标在美国逝世的消息，颇觉伤感，思绪万千。

在大二时我与陈俊标、史美强、姚鹏程等同住一个宿舍，因为我们四人都家住黄浦区，故在假期里也常会串串门。尤其是我与陈俊标住得最近，故交往较多。

陈俊标，浙江宁波人，生于医学世家，他家许多人都是从医的，他的哥哥在上海开业行医。由于他家学渊博，故养生知识较丰富，我们与他在一起受益良多。

毕业后我们各奔前程，他分在东北，我分在安徽铜官山（今铜陵市）。由于各人为事业奔波，疏于鸿雁往来，也就失去了联系。及至60年代听方宇忠提到陈俊标在植生所工作，我们才又恢复了联系。他自1952年去东北后，于翌年返沪，正值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初创，正是用人之际，遂进入植生所工作，成为沈善炯教授的助手，当时沈先生则从美国回来，学术思想活跃，在这样的学术带头人的领导之下，更兼之他本人的努力，很快脱颖而出，在植物生理学领域取得出色的成果，很快就晋升为副研究员。

改革开放后不久，他即举家去了美国，从此我与他由于山岳阻隔也就世事两茫茫了。原以为他去美国后工作条件及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可大展宏图，在科学事业上作出贡献，但不幸的是厄运突然降临，其夫人顾德安在一次意外车祸中丧生。记得那年他将妻子的骨灰送回国安葬时我曾去他清真路的家中探望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那时他很悲痛，我也只能安慰他而已。将顾德安葬毕，他又返美，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过。

后来听沈文薇医师告知，陈俊标在美国退休后住进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老年公寓，其第二任夫人姓罗。罗女士与陈俊标是亲戚，他们两人同住在一个老年公寓内，于是他们再结良缘，将寂寞的晚年结合起来。

陈俊标患有帕金森综合症，记得在他去美国前，在我班一次长宁区政协聚会上已能看出他的病症。据沈医生说，这病是他们的家族遗传病，及至晚年，他的病日益严重以致生活不能自理，幸有其夫人罗女士照顾其起居，直至他去世。

陈俊标与前妻顾德安感情甚笃，罗女士根据他生前愿望将陈俊标的骨灰送回祖国。因顾德安未育，遂由陈俊标的侄子陈效民送他葬在苏州顾德安之侧。

特作此文，聊以寄托哀思。

悼念好友高一萍

49届 周钟铨

我们李善知、周钟铨、王左如、林宝饕、高一萍等是一群1946年春季进入沪江大学商学院的学生。进校后先后经过思雷堂、思孟堂及春馥堂。那时大家来自各方一起学习，一起欢笑，相互切磋，相互帮助，天真无暇，和睦相处。很巧，1949年8月我们在读完了各门课程毕业后，大部分都先后做了老师。我与高一萍都在沪江大学担任助教，院系调整后又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师，直到退休，所以是最亲密的战友，很可惜，她先离我们走了，睡了。

我对高一萍的印象太深了！

终身为教育事业兢兢业业

在校期间，她是一个好学生，当时我们有晚自习，有的在自己宿舍里灯光下努力，有的在女生宿舍楼下一间自习室大厅里努力。大厅里有长排的桌椅，有老师的监督，十分安静。高一萍每天要去抢座位。一直到熄灯才回宿舍，有一次，大家想找她乐一下，于是把一支刷子放进她的被窝里，她上来后脚一伸进被窝大叫起来，以为是一只大虫窜进她的被子里了。大家哈哈大笑。

毕业后，她在沪江大学会计系做助教。

1958年服从命令下放到市五中学，沙径中学做中学英语数学老师。1982年又回到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退休后先后两次赴美国（约五大年）陪伴她的老伴应制夷去讲学，（应制夷是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数学专家）高一萍的一生可谓为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

为人谨慎 虚心 正气 和谐

在追悼会上，她的大儿子说：“母亲很小就十分照顾自己的弟妹，每天要陪伴他们（有三个弟妹）入睡后，才自己做功课。”在沪江期间，她比我大两岁，也十分照顾我。比方周末离校回家时，有一位同学有私家车来接，她每次都让我去搭乘，自己去赶校车。生活上的照顾，学习上的陪伴，待人接物十分谨慎虚心。在工作上，教学上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对待同事、学生，勇于讲真话。对学生提较高的要求，敢于批评指导，受到大家的赞扬。

2012年5月7日，她因患腹膜炎、肺炎离世。消息传来，痛失好友，挥泪如雨，思绪万千，亲爱的好友，高一萍，您是大家的老同学、老朋友，我们永远怀念您。

悼念孙惠康校友

50届 严向宗

48届商学院校友孙惠康学兄，不幸于2012年8月20日凌晨5时40分与世长辞。不幸

消息由惠康兄的儿子孙题先生以悲痛心情发来了短信。噩耗传来，在不胜悲痛中互

相转告。

孙惠康学兄的追悼会于2012年8月24日上午在龙华殡



飞弟永别了

——悼念胞弟郎逸飞

一年两度失亲人，手足之情永难忘，
每忆多年相见情，难抑两眼泪满眶，
国事家事个人事，尽情交流无遮拦，
晚年学会搓麻将，每周一次少空挡，
边搓边谈边小吃，心情愉快促健康，
最佳拍档常自吟，深信牌局会久长。
不料天有不测云，突然之间人两样，
语言不清人态异，经医诊断脑癌伤，
总盼医疗能奏效，再搓几年老麻将。
终因老天点中你，无奈只有回天堂，
闻耗赶来见一面，泪流满面心荡漾，
拍档缺一不成档，麻将只好丢一旁，
人生长短虽天定，生死离别总悲伤，
挥泪默道走好，只盼安息把心放。

大哥鹏九 泣书
2011. 11. 24

仪馆归源厅举行。我们沪江大学商学院校友刘秉恭、虞冠雄和我参加了这次追悼会。

当天九时余，归源厅内前后左右已经放满了社会各界和惠康师兄生前亲友的悼念花篮。所有花篮的上款写满了沉痛的悼念、深切的祈祷、师恩的永存……令人无

限思念。

在厅的正中放满了鲜花，惠康兄的遗像在鲜花丛中留下了安详的面容。

上午十时，追悼仪式开始，前来参加追悼的亲友百余人，立刻聚集起来，济济一堂，向惠康兄的遗体致以默哀。大家在沉痛、严肃的

哀悼气氛中，认真地听完了华山医院副院长致的悼词和惠康兄的儿子致的答词。然后在哀乐声中，惠康兄的子女和后代以及百余位亲友，怀着十分悲痛和怀念的心情，先后向惠康兄的遗体鞠躬告别，祝愿惠康兄一路走好！

缅怀表兄姚昆群

高铨

表兄姚昆群沪江大学1944届老校友，2013年3月逝世，近值百日，谨选悼诗四首以殓。

其一^①

去年欣慰谒仁兄，此日瓣香致尔灵；
天国永升君有福，人间哀乐太无凭。

其二^②

早就尊前领教深，提携照拂刻音容；
沪江国际留铭影，半世烟云梦里寻。

其三^③

难忘楷模念祖哥，少年到老好亲和；
哪堪薤露无端起，教我如何再放歌！

其四^④

赋颂巨樟忆念哥，常新正气垂馨和；
树人敬业长留誉，不禁由衷又放歌。

①（老表兄享年92，堪称福寿全归。）

②（我与表兄自幼即多过往，更时蒙关爱指导，到老犹然。兄久居沪江大学寓所时曾多互访，高年移居四平路国际公寓，去年又作趋候，两地皆留有合影。）

③（兄小名念祖。）

④（2006年欣值母校建校百年，兄作为资深老学长特为校园地标之一——一株百年樟树撰铭《沪江巨樟百岁同庆》并垂盛典。文赋中有句“馨香正气，绿叶常新。”承兄不以小弟愚闇，大作先示我斟字酌句，后又以手题照片惠存留念。兄毕生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末句特一反前作意愿，以扫怆感。）

追 思

38届	孙锦心	女	工商管理	2011年12月31日逝世
42届	张珍如	女	教育系	2013年1月5日因病逝世, 享年93岁
42届	郭敏锡	男	音乐系	2012年12月8日病逝于上海, 享年92岁
43届	陆智亮	男	会计系	2012年12月13日因肺功能衰竭逝世于瑞金医院, 享年92岁
45届	张耀祥	男	化学系	2013年5月2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华东医院逝世, 享年91岁
45届	包叔钧	女	化学系	2012年3月17日安静地逝去(曾患胃癌)
45届	吴佩珍	女	工商管理	2012年5月17日因患忧郁症逝世
45届	李忠诚	男	工商管理	2012年4月28日无疾而终, 享年92岁
46届	徐武定	男	会计系	2013年2月9日, 因心力衰竭不幸逝世, 享年92岁
46届	翁世伟	男	化学系	2012年1月20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享年89岁
46届	孙斐庭	男	工管系	2010年9月23日因脑萎缩加脑梗去世, 享年89岁
46届	乐翠琴	女	会计系	2012年10月19日因患脑病日久心力衰竭去世, 享年89岁
47届	徐萱寿	女	教育系	2013年5月24日逝世, 享年89岁
47届	谈贵珍	女	工商管理	2012年9月16日晚逝世, 享年89岁
47届	许镇中	男	工管系	2012年11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享年87岁
48届	曹承芬	男	工商管理	2012年冬因中风, 在香港仙逝, 享年88岁
49届	胡笙江	男	国贸系	2012年9月20日逝世, 享年87岁
49届	高一萍	女	会计系	2012年6月4日逝世, 享年85岁
49届	朗逸飞	男	商二院	2011年11月24日因患脑瘤不治逝世, 享年87岁
49届	夏咸珍	女	教育系	2012年2月16日逝世
50届	顾安如	男	物理系	2012年逝世, 患老年痴呆症
50届	俞三聘	男	工管系	2013年2月18日因心力衰竭逝世
50届	陈 亮	男	政治系	2013年5月7日因肺癌逝世
51届	纪可嘉	男	银行系	2010年12月14日在天津因病逝世
51届	沈吕诗	女	银行系	2012年11月23日在北京病故
51届	朱再通	男	工商管理	2012年7月14日在南通因病逝世
51届	吴钟麟	男	工商管理	2012年8月5日病故于北京同仁医院
52届	周宏昌	男	国贸系	2012年10月6日逝世, 享年82岁
52届	郑汉庭 (现名郑可楼)	男	政治系	2012年2月因病逝世, 享年85岁
52届	周乃仁	男	教育系	2012年12月28日在上海病逝, 享年82岁
52届	谢贻璇	女	社会系	2013年6月22日因心力衰竭去世, 享年82岁。
53届	朱畅镇	男	工商管理	2012年4月17日因脑梗逝世, 享年82岁
53届	汪克卿	女	会计系	2012年12月9日医治无效不幸逝世, 享年81岁

鸣谢校友捐赠

曹乾 20元人民币
 朱同霖 300元人民币
 段宝隆 20美元
 王毓骅 200元人民币
 沈致文 100元人民币
 徐礼周 300元人民币
 陈姿艳 100美元 (因收款单位名称已变更而无法兑现支票, 在此鸣谢!)

九十九期勘误

- P8 左列第八、十二行的“俞超”改为“喻超”
- P10 第十四行“上接P10页”应为“上接P11”
- P11 最后一行“下接P9页”应为“下接P10”
- P11 中列第四行“同学典礼”应为“开学典礼”
- P13 左列第十五行“段太三”应为“段达三”
- P23 左列第二十一行的“誓不返沪”改为“暂不回沪”;
- P28 左列倒数第八行“校友工作组”应为“校友工作联络处”; 倒数第二行“11月”应为“11日”
- P29 右列最后一行“下接P28页”应为“下接P31”
- P31 左列第一行“上接P26页”应为“上接P29”
- P32 左列诗第三行“风云变化”应为“风云变幻”;
- P42 左列第十一行“以”字应为“、”;
- P43 中列第二、八行的“谢通汀”应为“谢通门”; 中行第八列、右行第八列的“卡噶村”应为“卡嘎村”;
- P48 右列第十一行的“融融恰恰”应为“融融洽洽”;
- P52 左列倒数第十五行的“互感”改为“突感”; 中列第一行“王佩美”改为“王佩英”; 右列倒数第八行的“李良茹”改为“李良如”;
- P54 右列第三行的“杨立速”应为“杨立达”;
- P55 左列第八行的“有子女”应为“由子女”;
- P57 右列第五行“1954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应为“195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二版改为《化工过程及设备例题和习题》, 195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P61 第十五行“法律系”应为“物理系”。
- 98、99 期期目录的英文“ontehs”缺少一个字母“C”, 因为在97期该字母已图像形式出现, 98、99期版式更换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特此更正。

征集启事

自2012春季以来，校友工作联络处组织力量编写沪江校友会简史，许多校友对简史的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们将抓紧编纂完稿，这也是对沪江大学上海校友会近二十八年工作的一段总结。

今年10月，母校107周年校庆之际，我们拟将她奉献给诸位沪江校友。同时，也欢迎各位校友向我们提供有关沪江大学、沪江校友会的文史资料、影像图片，以丰富沪江校友会简史的内容，对于日后修编沪江校友会简史，会有极大的益处与帮助。

祝沪各位江校友吉祥如意，夏日安康！

《沪江校友通讯》编辑部

2013年6月